

陳英士先生年譜

中國國民黨叢書

陳英士先生年譜

何仲簫著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滬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滬二版

中國國民黨叢書

陳英士先生年譜

每冊定價國幣二元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者 何仲齋

發行人 劉百閱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印刷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刷廠
電話：九一七〇五
電報掛號五一二三

中國國民黨叢書敘言

本黨創立五十餘年；自與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而中國國民黨，胥由總理艱難締造，期以負荷建國大業。滿清顛覆，民國紀元，封建勢力，興替不一。一時代有一時代之革命任務，本黨靡不屑其艱鉅，而全力以赴。此五十年間，革命精神，炳如日星，而史實浩瀚，追述匪易，時日久遠，老成凋謝，史跡淹滅，整理益難。本黨同志，恐俱有伏生百歲言不可曉之感。本叢書之編輯，實不可一日緩矣。

世界各民族之復興，莫不有其中思想之導引。我國處茲抗戰建國同時並進之際，凡我同胞，俱能激發良知，堅強抗戰信念者，實賴本黨總理所倡導之三民主義，與總裁堅苦卓絕之奮鬥精神所感召。本叢書之目的，即在加強國民對本黨之認識，使全國國民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堅固凝結，共赴抗戰建國之大任。

由上所述。本叢書之編輯，要在發揚本黨之光榮歷史，闡明總理之遺訓，暨總裁之偉大言行，與夫我革命諸先進之革命理論，俾全國民衆以三民主義爲鵠的，確立共同之信念，以奠定民族復興之始基。茲乃蒐集資料，博採羣言，依歷史之演變，辨性質之異同，分爲

下列四篇：（一）與本黨歷史有關之事件，如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之文獻等；（二）總理與諸先進所發表之一切革命理論；（三）總裁歷次發表對內對外之重要言論；（四）中外學者發揚本黨主義之論著；俾讀者手此叢書，即可窺得本黨史實及有關本黨著述之全豹。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其五志以達道義居首。劉知幾廣以三科，立有「明罪惡」之目。蓋書而不法，何以示後？彰善癉惡，古賢所尚。本叢書之取材，自以道德文章尤可昭垂後世者爲限，雖在黨國曾獲虛譽，今已叛變辱節者，衆已共棄，罪不可贖，此類文件，自在屏棄。

本叢書之編輯，事屬草創，見聞未廣，徵集斯難。辛亥以前，年代久遠，本黨文獻，既多遺逸。民元以後，迭遭變亂，亦復散失，纂編斯集，僅俱粗規，蕪略簡略，在所難免。惟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所望假以時日，旁求博採，則補遺益陋，謹俟賢哲，探蹟索隱，有待大雅矣。

徐序

何子仲篇，編陳英士先生年譜成，授忍茹曰：「子爲我序其意。」忍茹誼不容辭，受而序之曰：英士先生，生於季世，英妙之才，神智天授。自丙午至辛亥六年間，籌謀光復，孳孳夙夜。辛亥武昌起義，民心激昂，清室亦知其將亡，故起用袁世凱，命北洋新軍南下，攻戰數晝夜，吾軍棄守漢口。其時同志咸欲赴援，英士以爲不然。召各省同志，集議申江，謂漢口既失，武昌漢陽已不能守，今北軍不乘勝下兩鎮者，可知其別有陰謀；或欲藉我黨聲勢，以要挾清廷；或欲待我援至，而圖聚殲之。吾人應乘其策謀未定，先以圍魏救趙之策，立取滬杭，使其不敢調他省兵增援，則影響所及，大江南北，可傳檄而定之矣。黃克強、譚人鳳、李柱中、與兩浙同志，咸是其謀。遂疏列組織條例，指授攻取方略，約期起義，上海、杭州、嘉興、松江相繼光復。於是乎開府上海，聯合各省出兵攻甯。軍戎節度，規畫部署，籌支餉械，不稽思慮，斯須立辦，故不一月，而甯垣底定，建誅討之勳。昔赤壁一戰，而三國勢成，淝水一役，而江左稱安。上海南京之捷，爲建立中華民國之關鍵？英士以一身繫國家之安危，宜袁氏之所深忌也。南京政府成立，贊襄密勿，頗多建樹。都遷北平，袁也

么魔，睥睨神器，而於英士，則任以高官，錫以勳位以羈縻之；不就，則派兵南下，周防曲備，羽檄飛馳，殆無虛日，以威脅之，東南各省，見袁氏逆謀顯露，羣起討之。英士亦任上海討袁軍總司令，佔領吳淞炮台，進攻製造局，未下。南京、江西、安徽、廣東、四川各省，先後敗績，遂下令退却。於是龍潛滬上，籌謀再舉。旋奉總理命，遵海而東，抵江戶。見同志中有已奪氣者，輔弼總理，改組中華革命黨，矢心舒謀，夙夜淬厲，以節義勉勵同志。故甲寅丙辰三年間，同志之舍身取義，死於國事者衆矣。並告同志曰：「諸君之休戚，我誓同之，國家之安危，我誓係之。」自是黨人爭自激昂，風氣爲之一變，又虎虎有生氣矣。繼復往來上海大連間，日與同志謀，其英謨讜議，圖恢大業，鬼神與盟，天日共鑒，固有人弗及知，史弗及載者。常是時，袁氏變本加厲，封各省將軍巡按使，爲親王侯爵，故上圖識，獻符瑞者，無慮數萬人。日本要挾其二十一條喪權辱國之約，亦欣然簽訂。俄而宣佈中外，改中華民國五年元旦爲洪憲元年。英士見國事危如累卵，於民國四年冬十二月，命楊虎襲取肇和兵艦，起義上海，則雲貴浙江，相繼景從，蛟騰虎變，一舉而袁氏之洪憲年號廢矣。忍茹自丙午與英士訂交，十年間在其左右，見其出言不悖乎理，舉措不違乎義，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繼絕興微，志存靖亂，可謂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乃一世之傑

者也。仲簫以其功業彪炳，有益於天下國家，欲傳其事，以志節風示於世，俾一攷英士先生之平生，而觀感興起，不亦美乎！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徐忍茹識時同客重慶

自序

民國十七年，予受陳果夫先生之囑，搜集其叔父英士先生之革命史料，暨殉國後之紀念文字，編爲「陳英士先生紀念全集」。出書後，分贈黨國先進，各級黨部，各圖書館，暨有關同志，而以其所餘者存上海。八一三事變發生，倉卒西行，不及攜出，迭函索寄，僅有一部到達。同志之研究革命史實者，咸以再版爲請，重勘之，病其蕪，乃改就原集中「陳英士先生年譜初稿」加以補輯，凡先生言之散見集中，與其他革命文獻者，儘量採入，以成本編。

英士先生之生平事蹟，一部奮鬥史也，亦初期之中國國民革命史也。先生在世四十年，自十五歲至二十七歲，廁足學徒間，卽不斷自求解放，力爭上游。二十七歲以後，捨商而學，始致力革命，而立於敵對地位者，乃滿清政府與其若干瓜牙，欲得先生而甘心，其處境之危蓋可想也。民元以後，袁氏盜國，乃從事討袁運動。顧袁氏神奸，尤非易與，嘗以利啗先生，以蜚語污先生，以緹騎誚先生，以陸海軍困先生，以政府地位要挾滬領事團遂先生，先生之危亦可想也。雖然，凡此艱危，舉不能移先生之志。先生之志，在革命，在建國，而

未嘗爲身謀，故一切冒險犯難，一切挫折犧牲，皆視爲分內事。意中事。清末民初，革命運動如風起雲湧，前仆後起，不可遏止，終收光復之功，并奪逆袁之魄，亦唯賴有先生等少數領袖，勳助總理，以此種奮鬥精神支柱其間，廣事感召，乃成偉舉。

先生在黨，一如在國，功業彪炳，而尤以在中華革命黨時期爲最。中華革命黨之成立，與民國十六年中國國民黨之清黨，同爲本黨絕續存亡之兩大轉捩點，所不同者；十六年清黨之意義，知之也衆，故爲之較易；中華革命黨成立意義，知之也寡，故爲之維艱。在中華革命黨幹部中，先生之篤信力行，似無其匹，故獻夢特多。當時其所表現者，改過，服從，負責，奮鬥，犧牲諸美德也，所發揮者，卓越之領導力也，蓋亦宜乎總理之深資倚畀，與夫袁氏之必欲去之爲快也。

民元前後，人才輩出，先生肝膽仗義，感人最深。黨國先進，自今總裁蔣公以次，曾受先生之薰陶者大有人在。先生嘗謂：「機會不可待而得之，須造而得之；即使吾人自身不能成功亦可蔚成風氣，使國家進步。」及今思之，我國運之日進無疆，殆足以實先生之說，而先生之精神亦長留於兩間矣。

先生幼而失學，壯而革命，讀書不多，而於教育之真義之價值，具有深刻之認識。嘗語

果夫先生曰：「吾國當世無人才，遂令我亦成名；使我生於歐洲，則勝我者多，必不能得名；或使我生於將來之中國，亦未必能得名。今遭逢時會，致舉世皆知有陳某其人者，此於我固爲甚幸，但爾輩益當奮發求學，須知虛名不足貴也。」又曰：「爾當教弟妹努力爲學，立志救國，不可教其爲利祿而嚮學。常人每作如是想，吾輩當切戒之。凡存心謀個人者，卽不足與謀；謀國須視謀一身爲重，對一身，但當勉其成爲一有能力，工於謀國之人足矣。」斯言也，非有真知灼見者，不能道，非敵屣尊榮者亦不欲道。抑先生之於教育也，力言之不足，則務爲力行，廣庇寒士，資濟學校，補助報館，咸唯力是視；多所成全，是則尤非特具熱忱者所能企及也。

予緣吝，不及從先生遊，惟念其自殉國去今僅二十八年，卽上湖肇和之役，中華革命黨之成立，二次革命，以至辛亥光復之役，亦不過二十餘年至三十餘年不等，而先生之嘉言懿行，豐功懋績，知者已渺，且將日就湮沒，乃自忘其不文，拾殘補闕，倉卒成書。并就先生之所由成功者，補陳數事，并於篇首，海內賢達，其亦能略跡原情，而有以教之乎？

本編資料，以由果夫先生供給者爲最多，其次則爲陳謨士徐忍茹楊一厂諸先生，文字方面，惠予教正者，陳陳徐諸先生而外，尙有姜異生王扶生二先生，併此誌謝。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何仲簫謹識

目次

徐序

自序

年譜

附錄

目

次

陳英士先生年譜

先生姓陳，諱其美，字英士，浙江吳興縣人。先世由陳州轉徙陽武潁川等處。至邦德公，諱縝，爲胡公滿七十八世孫，始遷歸安東林山，距郡城東南五十里，爲東林支始祖。十七世敬山公，諱應恪，遷居郡城。先生爲東林支二十六世孫也。

曾祖蕙庭公，諱泰，吳興名儒，著有靜愛廬詩文集，采入湖州詩錄。本生曾祖松庭公，諱豐，事行詳載郡志孝義傳。

祖錦峯公，諱綬，本生祖庶枚公，諱絢，俱未仕。庶枚公篤實好義，經營公益事業，稱譽鄉里，有司先後旌贈「聖門狷者之流」及「矜式鄉閭」匾額。

父蒼蒼公，諱延祐，在里經商，以勤儉謙冲著聞邑族。母吳太夫人，射村吳文濬公之次女，秉性溫淑，三郃稱之。繼母楊太夫人。先生兄弟三人，伯其業，字勤士，叔其采，字藹士，先生其仲也。

民元前三十五年至三十四年（清光緒三年丁丑）先生一歲

先生以是年十二月十五日卯時，誕生於湖州府學前。初生體質孱弱，母吳太夫人以產後

多疾，傭媪乳之。

是年 總理年十二歲，長先生十一歲。兄勳士七歲，長先生六歲。

民元前三十四年至二十三年（清光緒四年戊寅）先生二歲

民元前三十三年至二十二年（清光緒五年己卯）先生三歲

民元前三十二年至二十一年（清光緒六年庚辰）先生四歲

受母教識字，穎悟過人。

是年九月，弟諒士生。

日本強佔我琉球。

民元前三十一年至二十年（清光緒七年辛巳）先生五歲

民元前三十年至二十九年（清光緒八年壬午）先生六歲

民元前二十九年至二十八年（清光緒九年癸未）先生七歲

從同邑名儒忻穀生先生受經傳。

是年七月，法人強佔我安南。

民元前二十八年至二十七年（清光緒十年甲申）先生八歲

二月，吳太夫人逝世。

冬，與羣兒在曠野戲火。莫枯風勁，火勢四合，一兒仆地上，火燃及衣。羣兒驚走，先生獨奮身入，壓熄之，隨攜出火圍。父老咸以爲其智不亞司馬溫公，而捨身救人，尤兼有仁勇之德焉。

是年五月，中法戰起，法艦隊侵入閩江，轟沉中國兵艦多艘。

民元前二十七年至二十六年（清光緒十一年乙酉）先生九歲

是年正月，清廷受日本壓迫，撤回全部駐高麗軍隊。

二月，清軍大敗法軍於安南，及定和議，反認安南爲法之保護國。

民元前二十六年至二十五年（清光緒十二年丙戌）先生十歲

先生約羣兒牧馬於海島曠地。突有一馬趨撲先生，羣兒咸爲危懼。先生獨從容步行數十步，將及身，疾偃伏於地。馬失所指，回首歸其羣，先生亟起立，痛擊之，馬奔逸益速，先生竟無恙。

繼母楊太夫人歸陳，撫先生一如己出，先生事之，亦克盡孝道。

是年，總理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

民元前二十五年至二十四年（清光緒十三年丁亥）先生十一歲

是年九月，今 總裁蔣介石生。

民元前二十四年至二十三年（清光緒十四年戊子）先生十二歲

民元前二十三年至二十二年（清光緒十五年己丑）先生十三歲

民元前二十二年至二十一年（清光緒十六年庚寅）先生十四歲

民元前二十一年至二十年（清光緒十七年辛卯）先生十五歲

正月，卷蒼公逝世。

隨杭州吳小舫先生就石門善長典習商業。

民元前二十年至十九年（清光緒十八年壬辰）先生十六歲

先生於服賈之暇，輒留意觀察公共事業，社會風尚，究其得失利害。提倡破除迷信，有非笑之者，輒與辯，必服之乃已。舊歷十月二十三日，石門俗爲城隍誕日，香火甚盛。先生與友偕衆人膜拜之際，各取木偶一，回典，棄之屋隅。越宿，同事某囑更司送歸，

先生後知之，怒甚，仍袖之以返，碎其形。又邑之總管街口，繪有無常鬼之像，香火甚盛。先生潛往毀其像。見鄉民間卜求籤，誤病致死，度不能以理喻，乃將城隍廟之仙方籤，與西寺觀音殿之靈方籤，兩易其位，邑人駭異者久之，而未知先生之爲之也。

是年九月，勤士之子果夫生。

民元前十九年至十八年（清光緒十九年癸巳）先生十七歲

日閱滬報，瞭然於世界大事，與中國國情，深自奮勉並命藹士圈點左氏春秋，日夜攻讀。

民元前十八年至十七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先生十八歲

是年六月，中日戰起。日軍擄高麗王，取平壤，進大連旅順，陷威海衛。

秋，總理赴檀香山，始創興中會。

民元前十七年至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先生十九歲

甲午之役，先生憤清廷割地求和，馳書親友，痛言須人民自圖振作，二十年後，方能重振國威，洗雪國恥。並函勗藹士，習西學以求實用。

是年正月，清海軍全部覆沒。三月，日人要盟，簽訂馬關條等。

九月，總理發動第一次革命於廣州，陸皓東丘四朱貴全死之。

民元前十六年至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先生二十歲

謫士於春間入滬上中西書院，學習英文。秋季轉入金陵同文館，兼攻普通科學，從先生命也。

是年九月，勤士之女順夫生。

民元前十五年至十四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先生二十一歲

是年十一月，德艦隊強佔我膠州灣。

民元前十四年至十二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謫士由清廷選派留日，先進成城學校，旋升入士官學校。

十月，勤士之女敬夫生。

二月，德人租借膠州灣。三月，俄人租借旅順大連灣。四月，英人租借九龍，五月，英人又租借威海衛。

清光緒帝行新法，爲西太后那拉氏幽於瀛台，罷新政，殺譚嗣同等，康有爲走日本，設保皇會。

民元前十二年至十二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先生二十三歲
是年十月，法人租借廣州灣。

民元前十一年至十一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先生二十四歲
爲義和團事致書勤士，抒其憤慨。

是年七月，勤士之子立夫生。日德英法俄美義奧八國，藉口義和團排外組聯軍，連陷天津北京。西太后攜光緒帝奔西安。

閏八月，總理命鄭士良發動第二次革命於惠州，屢挫清軍，旋以援絕解散。

九月，史堅如炸燬粵督署，被執，就義。

民元前十一年至十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先生二十五歲

娶元配姚夫人。夫人爲同邑姚純青公之次女，性溫恭，事姑孝，協理家務，有條不紊。是年十一月，清廷與各國訂和約十二款，自是仇外之風，一變而爲媚外。

民元前十年至九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先生二十六歲

謁士自日本士官學校以第一期第一名畢業歸來，爲先生鏤述日本富強之原，在變法維新，振興實業，先生大感動，決改地易業，以擴新知。謁士並述日本對吾國之往聖先

賢，忠臣名將，靡不備致尊崇。孔孟而外，如諸葛亮，岳飛，文天祥，王陽明諸人，皆有專書，紀其事蹟。隨檢出此類單行本數種，貽先生，先生韙之，常置行篋，日必展覽，由此仁勇愛國之志益堅。

俄人強佔東三省，因受日英美各國之干預，始於是年三月，與清廷訂交還條約。

十二月，洪全福等謀起義於廣州，事洩，梁慕義等死之。

民元前九年至八年（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先生二十七歲

春，辭去典事，就上海同康泰絲棧，佐理會計。暇時研究我國與海外貿易狀況，瞭然於出口商情，力謀改革。

是年五月，藹士之子衡夫生。

上海蘇報被查抄，章太炎鄒容被判監禁二年至三年不等。容著『革命軍』一書，鼓吹革命，後瘦死獄中。

民元前八年至七年（清光緒三十年甲辰）先生二十八歲

入理科傳習所研究科學，自此與學界志士多所往還。聞見既廣，識解益宏，革命情緒，與日俱增。

是年二月，日俄爲爭擾我東三省開戰，俄軍敗績。

六月，英兵入藏。

九月，黃興等謀在湖南起義，事洩，分避各地。

民元前七年至六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先生二十九歲

勉娃果夫赴長沙求學。楊太夫人愛孫心切，不忍其遠出，先生乃僞令果夫至城隍廟拔籤。詎籤文有覆舟之語，卽令重拔，得一上上籤，歸告太夫人，始含笑應允。果夫到湘後，入明德學校肄業。

秋，赴長沙，視察藹士治軍，商定於明年出洋赴日，肄習警察專科；學費全數由藹士擔任供給。又與三湘革命同志，多方聯絡，爲推翻滿清之準備。

美國檀香山等處仇視華僑，燬建築物甚多。上海曾少卿發起抵制美貨，促美人覺悟。先生生在湖南聞訊，卽召集各界，討論響應辦法。先日，往邀王正廷參加，正廷爲基督教徒，辭以明日須做禮拜，不能到會，先生曰：『如明日地方失火，教徒是否因禮拜而不救？』對曰：『然。』先生曰：『此次檀香山等處，僑民居留地之被焚，其損失遠過平常之失火，先生其忍坐視乎？』正廷無以難，始首肯。

是年春，總理籌組革命團體，開第一次會於北京，開第二次會於柏林，開第三次會於巴黎。七月三十日，創組中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

八月，吳樾炸載澤等於北京前門車站，未中，死之。

九月，日俄訂立樸資茅斯和約，俄國在我東北攘取之權益，秦半讓歸日本。

民元前六年至五年（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先生三十歲

夏，偕徐錫謝持等東渡，入東斌警監學校，旋轉入東斌陸軍學校習軍事學。二校皆係總理請日人士尾亨博士出面創辦，訓練革命幹部之所。時留學界號稱極盛先生重然諾負氣節，廣交奇士，每悲歌慷慨，抵掌而談，以救國相勉。

聯合同校志士，組織軍事教育會，從者甚衆。
冬，加入同盟會。

是年，勤士藹士在湖州，爲眷蒼公吳太夫人合葬於南門外道場山葛山塢之陽。
蔣公入陸軍部全國陸軍速成學堂。年終應陸軍部考試及格，得選派留日。
清廷明令預備立憲。

民元前五年至四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先生三十一歲

一月十五日，寄書藹士：

寄身海外，瞻念祖國現在之狀態，十分恐懼。惟望內外官吏，對於政治，勿徒驚名而求實際，則漸可望其補救也。留學界人多品雜，種種怪現象發生對之欲哭而無淚也。嗚呼！留學生之責任何等重大，應如何敦品勵學，各務前程，以盡國民之責任，奈何竟思不及此，而多具惡行，種種荒謬，不勝指摘，且亦不忍說也！兄住之警監學校全校數百人，能知自愛者，祇得二十分之一耳。現在留學生總數，已達一萬四千人，我不能許其有千人有國家思想存於腦中也，提學使來東，向文部省交涉，派定高等學務員爲之授課，講述學務要領七星期之時間。而各提學使，有間數日上一課者，有一星期上一課者，有不待課畢而走脫者，未畢業而歸國者，或諉之有病，或諉之事多，種種怪態，我人亦祇能作一聲長嘆而已。果夫之前途，應令多習英語，及中國文學，數年之後遣往歐洲。其性沉靜而好辯，使學法律，最爲相宜，亦可成一法律專家。吾弟以爲何？如我家姪輩，如順夫，敬夫，立夫，衡夫等，皆可留心教育之，二十年後，我家門內可以言學矣。長青哥多子，而循良者僅四六兩姪，不幸六姪短命，

惟望四姪能維持其家。我兄弟對之，亟應予以維持，吾弟在甯，當速爲四姪謀一位置也。

兄有友宜與徐鏐，與兄同校，同學。其人沉靜好學，品學兼優，中文冠於全校。惟自費留學，時感支絀，近因父病，更難爲繼，乃於前日匆匆回國籌措。兄對此敦品勵學之輩，實不忍其輟學，故爲之作一長書與弟，望弟與伯明質甫仲言諸兄，爲之吹噓於午帥之前，補其公費。因於分袂前授書徐君，而告之曰：『如籌款無着，勿變厥志，當攜書往南京一遊。』徐君諾，接書而別。兄料其如有款可籌，必不來弟處；如迫不得已而來南京，千祈弟等設法，但願午帥允予栽培，成全之易如反掌也。兄對此等事，往往冒昧商之吾弟，而所以發生此種思想與行動者，並非有私於己，而實有感於國家培養人才問題之重要而發，原諒或責備，我所不計，聽之在人可也。兄在東用費，全仗弟供給，其數甚鉅，但皆爲萬不可省者，要非故意浪費可比。在私人應酬力從節儉，爲公則斷難過儉也。

休假歸國，至南京，於藹士處取得五百元。返經上海租界，見某校因欠租被查封，並繫其當事者以去。先生憫之，詢明該校所欠租金及罰金之總數，適與囊金相等，遂傾囊爲之結案。並爲學校設策，一方令富有之學生酌量多出學費，一方婉商教職員減收薪資，於是學校得繼續維持。先生重回南京，晤藹士，告以故。藹士欣然，重資以金。

果夫進浙江陸軍小學，遵先生意也。先生不時寄以宣傳品，令分送，果夫之明瞭革命真義，自此始。

春，蔣公入日本東京振武學校。先生一見如故，卽與訂交，介紹入同盟會，並引見總理。

是年四月，總理發動第三次革命於饒平縣屬之黃岡，因援絕解散。

同月，鄧子瑜等奉令發動第四次革命於惠州七女湖，亦以彈缺解散。

五月，徐錫麟在皖，刺殺清安徽巡撫恩銘，卽宣布起義，被執，與同志陳伯平等死之。

六月，秋瑾在紹興被捕就義。

七月，總理命王和順等發動第五次革命於欽州，以實力不支後退。

十月，總理命黃明堂等於鎮南關發動第六次革命，以餉彈不繼退安南。

民元前四年至三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先生三十二歲

春，返國，在浙滬京津各地致力革命運動。時日本侮我益甚，鴨綠江伐木問題，間島問題，二辰丸等案，層出不已，國內反日呼聲益高，先生奔走號應，靡役不與。

秋，赴漢口籌辦大陸新聞爲造成革命輿論機關，在英租界設立事務所，集股達四萬。爲滄兩江總督端方偵知，電鄂督查拘。商會會長盧某與先生善，聞訊走告，並代籌川資，得離漢，報軍中輟。

偕徐鏐赴杭甬，調解應氏崇義學堂校產案，費時累月，始告成立。事前，曾進見清浙江某學台，學台畏之，遽詰曰：「外傳生等受應氏金，而爲之奔走，不知確否？」先生反詰曰：「外間亦有謂此案纏訟數載，係大宗師受某方賄數萬金所致。」學台聞言色變，聞自何處得來，先生曰：「同爲無稽之談，一笑置之可也。」學台知無以難之，乃告以實受浙籍某京官之函託，並與開誠商討解決之策，該案之急轉直下，實得力於此。是年二月，總理命黃興發動第七次革命於雲南河口，旋退安南。

十月，清光緒帝與西太后先後殂。溥儀卽位，改元宣統。

熊成基率所部砲營，舉義於安慶，以死傷過多，開關赴日本。

民元前三年至二年（清宣統元年己酉）先生三十二歲

接辦上海天寶棧，爲江浙革命機關。有劉師培者，初隸籍同盟會，忽變節，陰爲江督端方之偵探。其時同志之自東歸者，紛集滬濱，將有事於江浙。一日，先生約同志於某處，會師培亦在，密告於端方，於是天寶棧之機關破，張恭被捕，栳輔成，周淡游等，均飾商人得脫，先生亦以事出免。恭既被捕，旋解甯垣，先生冒險躬往探視，並曉獄吏以大義，優遇恭。

冬，復本前志，創辦中國公報。已而經手人青道，宿逋由先生張羅以償之。

是年十二月，熊成基謀刺清貝勒載洵於哈爾濱，被執，遇害。

民元前二年至一年（清宣統二年庚戌）先生三十四歲

與宋教仁譚人鳳楊譜笙等，組織中部同盟會，以上海爲總機關，於各地設分機關，培植長江一帶之革命勢力。加入幹部者，尙有鄧道藩，史家麟，潘祖彜，梁登，范光啓，呂志伊，章梓，曾傑，陶詠南，譚毅君，王藹廬，林琛，李光德，姚志強，江鏡清，張卓身，沈琨，陳道，徐潛，陳勒生，張仁鑑，李洽，倪緯漢，胡朝陽，周日宣諸人。先生被舉爲庶務。一日，在譜笙所創辦之湖州旅滬公學開會，爲滿探偵知，前來圍捕，先生

喬裝自邊門脫險。

助于右任宋教仁等辦民立報，與姚勇忱等辦民聲叢報。

上海英租界當局，藉口鬧北市政腐敗，不能保護外人之生命財產，要求擴充租界。地方士紳函電力爭，清政府畏事，未即答。先生知不足與謀，乃設計驅除在租界之滿探，清政府始得藉詞答復，外人亦不敢再有華界腐敗之責言。

賃居租界馬霍路德福里，爲發縱革命，決定大計之機關。滿探調伺百端，務欲得而甘心，於是常有被捕遇險等情事發生，親友咸以爲憂。勤士有時馳誠，謂：「家計益艱，爾當自審度，毋冒險貽親憂。」先生則答以：「余所圖乃國事。同志之以身殉者，已不乏人，弟何忍中途自棄厥責，以負國負友耶！家事賴有兄與弟在，分任之，勉可維持。吾家累世尙儉，謹慎做去，當不致十分竭蹶。惟子姪讀書經費，籌措宜從寬裕，無論如何困難，務望注意。」

籌設精武學校，招北方名技擊家霍元甲南下，使主其事，期以十年訓練數十萬軍事學識健全之青年，爲大規模之革命運動，與改良軍事之準備。會元甲以長才招忌，爲某國人所觝，計未實現。

是年正月，倪映典率廣州新軍，發動第九次革命，映典陣亡。

民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辛亥）先生三十五歲

三月溫生才在廣州刺殺清將軍孚琦，生才亦就義。先生卽於是月應黃興胡漢民趙聲等之邀，由滬赴港參加同盟會南方支部密謀舉義事。興等待商迫切，派徐忍茹赴滬，面述詳情。二十九日，第十次革命在廣州發動。失敗後，同志被害，合葬於黃花岡者凡七十二人，餘衆尙多匿居城內，不得出。先生抵港聞耗，乃隻身入廣州城，以上海新聞記者名義，先會蔣百器，繼訪巡警教練所所長夏壽華，設法救護同志多人脫險。迨邏者至，先生仍以計走免，安然抵港。時聲亦在港，憂憤成疾，旋患盲腸炎，先生躬爲看護；迨聲卒，復悉心爲之經營殮殮。

夏，回滬。縱觀革命局勢，知廣州經此挫折，清吏防範愈嚴，暫難再動，乃一意經營長江。閏六月，林冠慈陳敬岳炸李準於廣州，傷其腰，冠慈敬岳先後就義。

七月，四川因鐵路收歸國有案，激成民變。

八月十九日，武昌民軍起事，湘、陝、晉、贛、滇、黔、桂、粵、閩、皖、川各省相繼響應，歸附民軍。清湖廣總督瑞澂，陸軍第八鎮統制張彪，均潛逃，武漢三鎮遂一鼓而

下。清廷起用袁世凱節制海陸各軍，令馮國璋率第一軍南下，與海軍會攻漢口，陷之。民軍退入武昌，漢陽形勢危急。先生據報，即奔走呼籲，謀響應。各地同志，慮清軍勢盛，莫敢先發，顧皆屬望於先生，能在上海首義，以爲倡導。乃端返上海，部署進行。九月吳祿貞被刺。十三日，先生躬率同志攻江南製造局。局中一部分駐軍，負隅頑抗，未能下。先生曰：「是非僅兵力所能濟也！」遽隻身入局，曉以大義，卒被扣。製造局總辦，知先生深得滬人心，不敢加害。然先生被捕耗已遍傳全市，衆大憤，於是各約其同志同業，攘臂往救，攻益急。至翌晨，破之，先生始脫險，同日佔吳淞，滬局大定。衆會於小東門內海防廳商善後，咸以先生功最高，舉爲滬軍都督，總戎事。是役也，總理嘗許爲「響應武昌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蓋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所支者，較他着尤多也。」

卽日通告就滬軍都督職：

其美恭承軍學紳商開會公舉，責以都督重任。才疏學淺，不克擔承，惟當軍務倥傯之際，一再思維，與其推諉誤事，何如勉策駑駘，同襄義舉。夙仰諸同袍志切同仇、心

存救國，其美既勉爲其難，諸君必共匡不逮。爲此即日視事，特行通告，至祈戮力同心，亟圖進取。所有一切國紀軍律，其美當與諸同袍一體遵守；倘有故違，其美爲大局計，不能稍事姑容也。

檄浙閩二省招降：

中華民國軍政府起義於武昌，天下雲集響應，獨浙閩之間，未有舉義旗之聲，實我江東同胞之差。今滿清政府窮兇極惡，倒行逆施，將我浙閩蘇三省土地，科押於外人，我三省人民寧可復因循坐視，以自陷於再亡之慘境。我軍政分府既建立於上海，誓與滿清不共戴天。浙閩皆我兄弟，共同利害，用特通檄知之。希各共抒義憤，早日恢復城池，共興北伐之師，以討滿清二百六十年來滑夏之罪，而復我民族素賦之光榮。此檄！

分兵略杭州，底定浙江。先是蔣公自日本振武學校畢業，升入高田野砲兵第十三聯隊，爲士官候補生。辛亥夏，託故假歸，在滬與先生密商舉義計劃。至八月中旬，始回聯隊。已而聞武昌起義，卽毅然離日，於九月九日抵滬，銜先生命主持浙事。適赴杭垣，運動新軍，得童保璋黃元秀朱瑞等之贊助。部署既定，回滬報告。先生先已與褚輔成王廉等籌畫布置，侍時舉義，既見蔣公，認時機已至，遂命其率敢死隊百餘赴杭。上海光

復後之第二日夜，與新軍八十二標八十一標聯合舉義，先後攻克巡撫署，軍械局，將軍署，及旗營。浙省既下，公推湯壽潛爲都督。

檄鎮江招降：

鎮江爲長江第三門戶，金焦團象屹然峙立，寶天然之形勝，通商之要津也。自鄂省倡舉義旗，各省響應，惟我江南尙寂然無聞，令人愧慙。今我江東革命軍，於十三日舉義上海，不數時之久，而大局底定，克復製造局，佔領淞滬砲台，及火藥庫，士民歡呼，聞風降順，是長江第一門戶，已爲我軍所有也。而江陰亦同時響應，長江第二門戶，亦復爲我掌握。鎮江雖具形勝，已失屏蔽，不難攻取。然本軍政分府，以鎮江文物敦厚，熱心義士，復漢健兒，當不乏人。平昔駐防胡虜，二百六十年來，我鎮同胞，久蒙其害，食用錢糧，均我鎮同胞生養之，著用衣物，亦我鎮同胞供給之。彼滿人尙不知感，百端凌虐，欺吾漢人，罪無可道，理難復忍。本軍政分府擬上溯長江，恢復江甯，而鎮江實當其衝，我忠義豪傑之士，均應乘時奮起，共伸天討，誅鋤胡虜之惡政府，建立共和之新國家。今特飛檄通告，檄到之日，其卽樹民國之旗，組敢死之隊，規復江南，重光北固。凡我商民，各安本業，保護租界，至駐防旗兵，有謁誠

歸順者，本軍政分府以人道爲懷，概免其死！倘有敢抗義師，爲虎作倀者，殺無赦！此檄。

九月十四夜，派民軍五十餘人赴蘇州，參加新軍，十五日，人民代表公請清撫程德全宣布獨立，德全允之，即舉爲都督。嗣常州松江鎮江揚州各地，相繼響應，全蘇底定。

檄南京招降：

金陵龍蟠虎踞，爲長江下游第一都會，人文鍾秀，冠蓋江南，我明太祖洪武之舊都也。甲申之變，滿虜乘間竊取中原，以少數野蠻之人種，竟凌制我億兆神明之民族。我先民成仁取義，前仆後繼，以是二百六十五年闕，光復之旗，無代蔑有。然往時之失敗，皆因同胞昏昧，不知大義，甘作漢奸，自殘同種，以致含垢多年，未解奴劫。今天下光復之師，同時並起，我江東革命軍，特於九月十三日，舉義於上海，人民歡迎，健兒踴躍，遂得克復江南製造局，據守吳淞砲台，地方安靖，不犯秋毫。本軍政分府正擬上溯長江，恢復江甯，尅日會合武漢皖浙光復軍，共申天討，誅鋤野蠻之滿政府，建立共和之新國家。江南素多忠義之士，久抱同仇，定必聞風興起，用特通告。檄文到處，其速響應，樹立江南獨立先聲。人民商賈，毋得驚懼，須知本軍政府

之起義，乃爲我同胞，非所以累同胞也。至於駐防旗兵，如有忠心歸順者，概免其死；敢抗義軍者，殺無赦！此檄。

致書南京清巡防統領張勳勸降：

少軒軍門閣下：竊維我中華自黃帝以來，繼繼繩繩，已四千餘年於茲矣。一家子姓，聚族於斯，大好河山，無非祖業。不意朱明失治，漢祚中衰，滿人乘危，入據中國二百餘年，高自位置，奴使漢人，慘怨積於人心者舊矣。比載以還，專制益甚，假立憲美名，行集權政策，其猜忌漢人之心亦以日進。本軍政府爲光復祖國，拯救同胞起見，不得已而出於用兵，合四萬萬人之公心，辦四萬萬人之公事，故義旗所指，海內風從，人事天時，不待蓍龜。頃者北京大變，根本已搖，各省分崩，敗象迭見。是以地方大員之稍明義理者，無不宣布獨立，高掛民族，一以慰地下二百六十年來爲滿族誅戮之祖靈，二以復古來四千餘年文明華胄之祖業，蓋忠亦莫忠於此，孝亦莫孝於此也。素仰軍門砥柱東南，盛名久播，而麾下所統兵士，又復久資訓練，均屬健兒。惟彼此本係同胞，煮豆燃萁，賢者不爲，昔曾國藩李鴻章，率湘淮子弟；戰勝洪楊，詡謂自得，而孰知以漢戕漢，坐使滿人安享其成，地球各國，無不騰笑。伏願軍門引會

李之前車，以爲殷鑒，否則兵連禍結，生靈塗炭，執事其忍之乎？想軍門深明大義，必不至以滿人一族之興，而置我四萬萬親愛同胞於不顧。還望反逆爲順，共奠神州。如蒙垂亮，本軍政府仍當以江省兵權還屬軍門。立功祖國，鐫名汗青，千載一時，幸毋遲疑，以失衆望，惟高明察之！

九月二十一日，調一部分滬軍，與蘇浙鎮各軍，合組聯軍，推徐紹楨爲總司令，會攻南京。不久粵軍亦參加。時各軍籌辦軍餉服裝，補充軍械，調撥舟車，多仰給於上海。先生兼籌並顧，無留事。會攻初期，少進展。旋滬軍藉幕府山砲台，砲轟南京城內獅子山北極閣等地，毀北極閣廟背，張勳司令部因以他徙，士氣中餒。已而滬鎮浙各軍，復總攻天保山，克之。張勳求和，未成，率殘部退徐州，張人駿鐵良亦宵遁。十月十二日，南京底定。

南京未破以前，鄂督黎元洪，鎮督林述慶，通電各省，主設立政府，以統一政務及軍事，並電商先生，先在滬設立臨時會議機關。先生力表贊同，即於九月下旬通電武昌、長沙、安慶、南昌、蘇州、浙江、西安、福州、廣州、濟南、桂林、雲南、貴州、各省都督，請即派代表至滬開會。電稱：

民軍倡義伊始，百凡待舉，無總機關以代表全國，外人疑慮，交涉爲難，其美承乏上海，地處衝要，東南孔道，餉械根源，外交重任，尤關全局。伍廷芳先生允任外交，經各友邦承認；壇坫有人，全國之慶。其美責重，顧此失彼，夙夜惶急，隱憂成痼。今接湖北黎都督鎮江林都督兩處專電，意謂上海交通稱便，應組織機關，用爲議建政府開會之地。聞命之下，踴躍三百，亟當遵照辦理。用特通電貴省，請公舉代表，定期迅赴上海，公開大會，議建臨時政府，總持一切，以立國基，而定大局。如蒙認可，迅請電復，不勝懸盼之至！

各省接電，紛派代表至滬，組織各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旋決議各省代表赴武昌，組織臨時政府，惟須各留一人在上海，以聯絡聲氣。

滬軍都督府成立，籌組滬軍，以黃郛爲參謀長，兼第二十三師師長，蔣公爲第五團團長。第五團後改爲第九十三團，經公悉心編練，紀律嚴明，以精銳稱。先生又鑒於空軍之重要，籌組飛機隊一隊，電召新由英國航空學校畢業之厲汝燕歸國主持。汝燕攜回奧國製愛鐵力血式飛機二架，每架裝六十四馬力，特謀力發動機一，速率每小時七十英里，可坐二人，續航力爲五小時。

拆除上海城垣，開全國自動拆城之先聲。又嘗建議，將江南製造局搬離上海，及改龍華寺爲公園，未果。

德商運槍械入華界，令扣留。上海交涉使某，爲德商說項；先生正色曰：「邦交上應有互敬主義。西人既可領照持械入於華界，華人亦當同請其給照，佩帶軍械入租界，斯爲公平；若徒以惡言哄嚇，止可施於從前之滿清官吏。吾民國長官，萬不敢曲從！」交涉使詰塞。

南京光復後，民軍勢復盛，袁世凱度不能取勝，進行和議，雙方代表在上海商議和條約。先生與民黨諸領袖，多不贊同。以爲決不足以始終其主義。徒以軍精軍械，在在困難，而當時爲強硬之主張，一般國民心理，率以爲過甚，不獲已，乃隱忍爲之。

十一月六日，總理由歐美返抵滬，先生與各方面協商，進戴爲臨時大總統，於南京建臨時政府。袁世凱深悉其不利於己，力阻無效，不得已讓步，成立和議。

十一月十三日，總理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定國號爲中華民國，改用陽歷，卽是日爲中華民國元年元月元日。

十二月，彭家珍誅良弼於北京。

民國元年先生三十六歲

一月一日，總理就臨時大總統。

十六日，楊禹昌，黃之萌，張光培炸袁世凱不成，死之。

二十八日，臨時參議院成立。

南京臨時政府庫帑空虛，岌岌不可終日，電滬接濟，急如星火。時各省組織北伐軍，復紛責滬軍以供應餉械船舶。先生殫精竭慮，應用一切可能方法，爲各方籌款，嘗以是開罪於同鄉或親友。

二月，清帝宣布遜位，和儀告成。先生電孫總統，請取消都督名位：

竊念治國以正名爲先，立法以統一爲貴。當武漢起義，切望聲援，事逾浹旬，東南如故。南京爲大江都會要地，在所必爭，惟巨寇負隅，急攻難下，不得不施盤馬彎弓之策，爲搯吭破鑊之謀。其美等冒死進行，先克上海，得製造局。海軍源泉旣爲我有，東南電局總樞亦爲我握。江浙兩省，本待南京消息而後動靜者，至此乃相繼而下。海軍處亦因之組成，長江流域，脈絡貫通。爰合浙蘇鎮滬之軍，會攻南京。張人駿，張勳，鐵良，螳臂無能，棄城借道。於是沿江各省，悉以光復，範圍稍廣，消息較靈。

其美於上海光復之初，被衆推舉爲滬軍都督。夫上海屬隸江蘇，地居縣治，都督之稱，何以副實？當時曾力駁固辭，而衆意以爲都督之設，非原官制，非關地域，但由革命事實而發生此特設之官。且以戰事方興，急宜策應，得藉此滬濱一隅，爲海陸交通要地，軍需餉械所自出，以扶大局，以繫人心，責任所在，暫効馳驅。迨江蘇光復後，再辭不許；臨時政府成立後，三辭未准。伏思受任滬軍都督，本爲一時權宜之計。嗣開府後，各省援鄂攻徐，援皖攻魯，以及北伐各師，皆取道申江，紛紛供應，大之一師一旅之經營，小之一宿一餐之供給，莫不於滬軍是責。且郵電舟車之煩瑣，幾如職掌交通；華洋交涉之艱難，無異職司外交；查辦案件之叢脞，又如職操司法；推之全國海軍之餉，多出滬軍，每月用款之繁，數逾百萬。以一無所知之其美，幾兼交通外務司法軍政財政而獨爲，以四無屬地之申江，幾綜東南之樞紐門戶，統籌兼攬於一身。其美覺十餘年來，爲革命而出死入生之苦以例之，尙不致如斯。蓋上海地處交通，人人得而求備；又居下邑，事專爲人阻撓。卽如參議員，每名各舉三人，而陳陶怡關係在滬，致欲去位；司法界藉口爭執地點，而姚榮澤抗不解申，幾欲漏網；甚至滬上商團之駐紮，滬已批行，蘇復咨駁；硝磺專賣公司，滬已納餉，蘇令取消；對

於滬上各機關人員，委任非專，號令不便，管轄上既無統轄之權，事實上乃有衝突之勢。牽制如此，無事可爲。且凡百收入，均被各方面爭之而去；凡百支出，均由各方面諉之而來。縱令巧婦，無米何炊？雖竭肝胆塗地之誠，豈能收戮力同心之效？現已精疲腦髓，力疾從公，長此掣肘，非但不能副我初心，轉恐因此而誤大局。自應呈請大總統，取銷滬軍都督名位，其美免戀棧之譏，蘇滬無駢枝之誚。仍得以革命軍之一員，奔走共和事業，公私幸甚。伏候准行。

孫總統復電慰留：

清帝退位，民國統一，上海爲江南要區，非有大員坐鎮，不能維持一切。據各處紛紛來電，咸以兄爲民國長城，關係全局，力請挽留。人心如此，奚可告退，望勉爲其難，勿懷退志。總統孫文。

孫總統又一慰留電：

前得辭表，亟電挽留。頃聞執事退志仍堅，政府亦當成執事之美。惟以軍事財政外交交通諸大端言，滬上都督萬難遽行取銷。幸請顧全大局，再行勉爲其難，俟以前諸大端，中央佈置就緒後再商，至盼！總統孫文沁。

是月，總理辭臨時大總統職，參議院改選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

三月一日，譚人鳳爲滬督廢置問題上書政府，表示憤慨：

孫大總統，黃陸軍部長鑒：滬督去留，頗滋物議，實則一言可決。南北起義，各都督依吾黨夙定之革命方略，當然設置，卽爲軍政時期之法律規定，自非大局救平，斷無解兵之理。不獨滬爲舉事根基，全國樞紐，不得妄援亡清巡撫轄境議裁，卽晉督之起義，魯督之以義聲，而受地方公推，政府委任，皆不容他人妄議。有敢動搖之者，義軍共擊之。若乃倡義則居人後，毀存則在人先，苟非陰爲曹馬之地，必其人不復知世間有羞恥事也。共和國竟從何來，豈有此曹容喙之地！乞佈告全國知之！

是月，袁世凱藉口政變，不能南下，遂於北京就總統職。

公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宣布八大政綱。

俄軍佔領臚濱府及伊犁。

英人佔我片馬。

先生復書上海共和建設會等二十餘團體：

承書慰留，慨感無戢。其美旣任都督，旋又告辭，事近兩岐，羣疑乃動。茲蒙錯愛，

敢布腹心。當政府未成立以前，滬上爲戰時樞紐，軍事交通外務諸端，關係全國，遂因事實上發生都督。其美以實行自任，義不容辭，規畫之難，想所同喻。逮南北統一，和議告終，不先正名，無以治國。蘇滬同省，奚庸兩督。况大局粗定，事已不繁，民政交涉各司，分職就理。且中央各部，亦已成立，事有專司，既不必兼備並籌，又不必如前冒險，辭職之文，於是發布。乃中央不諱，迭電慰留，諸公多情，復蒙雅愛。其美何人，見重如此。夫滬督去留，應視事實：事實當去，挽我不留；事實當留，推之不去。始之担任，及後之告辭，全屬事實問題，或推或挽，均非我知。現代表北上，警變又聞，趾企北方，尙多隔膜。且國都既未解決，項城亦未南來，全局統籌，勢未大定，不得不以其美之軀殼，再延滬都督之靈魂，非敢將順輿情，藉此見好。且其美以冒險爲天職，此後共和鞏固，已無冒險者可爲之事。不得已而求其次，則管見所及，無過於實邊之謀。滿蒙回藏，僻處邊陲，地廣人稀，利源未闢，欲將我國躋於強大，先應籌集鉅款，實力經營。利用已集之軍人，拓植未闢之邊地，則富強之基，實立於此，鄙見如此，敢陳左右。權利所在，最易競爭。其美仍擬本時代之手腕，爲共和國民之調和人員，此則其美所敢擔任而希望者。專此奉復。

政府北遷，袁世凱繼總理爲臨時大總統，調先生至京任工商總長，冀解其兵權。未就。五月，財政總長熊希齡來電，催解協款。拒之，覆電曰：

有電敬悉。中央財政，有出無入，中外共知。在前清時代，財政尙能統一，担任借款，協濟邊餉，凡在稍優省分，無不勉盡義務，遵中央之命令，劑大藏之盈虛；況我民國成立，政號共和，苟有人心，苟有餘力，孰忍坐視危亡，自分畛域。但自民軍起義以來，各省響應，募兵購械，糜費浩繁，舉國經濟，爲之大困，亦係實情。然自南北統一，兵已漸減，械已停購，各省秩序，漸可規復。除南北二京，及武昌上海尙有積欠外，其餘各省，向稱財賦之區，苟理財得人，賦稅所入，應有餘羨供給中央。想各都督及民政長財政長，皆開國偉人，熱心愛國，必有以副公雅意也。美自去秋舉義，待罪滬濱，處此冲繁要地，送往迎來，凡各省運兵運械，及各種之供張，事前祕密之布置，善後結束之綢繆，無一事不需現款，無一日不坐愁城，百孔千瘡，萬分支絀。而滬上一隅之地，關稅則悉掌於外人，厘賦則多歸於蘇省。此地乃銷金之窟，無處築避債之台，將伯徒呼，巧婦難作，公當洞悉，幸勿責我之方命也。

內閣總理唐紹儀爲王芝祥督直案憤而辭職，先生稔知曲在袁世凱，特電詰責：

臨時政府甫成立，忽傳有逼退總理之惡耗。丁茲時艱，奚堪演此惡劇。唐總理固受逼而退矣，試問逼之者何心？繼之者何人？果於大局無害而有益，卽更舉總理可也，何若是？不然，寧毋躁！鄙見止此，竊願與各界諸君子亟起圖之。又東電謹悉。援古語以相勗，深佩至言。吾人嚮日作爲，正冒不韙，犯斧鉞，初何敢希冀輿論之贊同，亦惟如鄭大夫所言「苟利於國，生死以之」耳。芻電呈詞迫切，欲挽唐公之行，免其挫折，其與尊謂「信使往還，數四挽留」之意，正同一轍，不知起人驚疑者何在？美縱不文，審諸詞意，並無不通。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南北人士，觀念有所不同歟？報紙以司言而越涉行政，前項呈詞，似不可不善處之。此風不戢，爲害劇烈，幸垂察焉。

爲唐紹儀辭職問題又一通電：

總理去職，內閣動搖，疊電呼號，當蒙鑒及。其美以爲血淚構成之民國，丁此危疑，痛念先烈，敢佈腹心。溯自去歲廣州失敗，用決大計，規劃長江。幸而武昌響應，重舉義旗，其美因得誓師海上，策應各方。溥海同志，殫精竭慮，以艱難締造而成新國者，對於全局安危，豈容坐視。其美生平，知有國家而已，心所謂危，敢不力圖補

救。竊謂內閣不容重組，理由至爲充足。臨時政府期間甚短，列邦尙未承認，國政禁如亂絲，忽易閣員，紛更撥攘，坐荒時日，奚資懼國之成，飲鴆自殺。誰實喪心，演此惡劇！唐總理何負於國，必欲去之？其美生平，祇知崇拜熱心愛國之人，與唐公夙無私交，識面尙在和議定後，而其實心愛國，極堪崇拜。當其代表南來，咸視之如敵使，民軍中人，有圖激烈之對付者。驚濤駭浪，舉勿櫻心，抱定共和政體，百折不回，參隨且多疑謗，滿族欲得甘心，終賴定力，和局告成，消弭戰爭，全國之生命財產，保全實多，是其功之不可沒者。卽在今日，出頭樹黨，攻擊最力之官僚，實多受其蔭庇。迨服務民國而後，誠懇篤摯，知有國家。自其美視之，誠一醉心共和之良政治家，欲求代者，當代恐難其選。是非善惡，無者非人。若逞私見，輕信悠悠無稽之口，聽其託病遠引，其如一經紛更，大局危殆何！其美生平，未嘗阿私所好；且爲國家安危之故，尤豈忍以血淚構成之民國，爲徇私交之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諸公皆手創民國之人，倘亦如其美之呼競，而動義聲乎哉？如敢以同黨之故而阿所好，我黃帝在天之靈，其必殛之！血枯淚盡，不知所云。何以救國？度有良謀，至盼見復，臨穎神馳！

紹儀既去，袁黨謬爲同盟會攬權之結果，先生再發電開之：

比者黨爭紛紜，竟有誣同盟會行專制攬權利者。語雖卑鄙，適足以挑動惡感，妨害大局。蜚語方興，總理適去，羣情驚胎，莫知所對，美故有前督電之請問。唐公出京，縱非出於逼迫，要未可以病爲其假退之理由，熊總長養電所陳之詞，可以具見也。大總統誠掬誠爲國，務請明白宣布，唐總理告假之正確理由，務得其復任而後已，俾全國曉然，羣疑渙釋。美非阿私於唐公，誠爲今之政局觀，似未可驟加變更。夫以同盟會會員積數十年艱辛締造之民國，毀家捨身，犧牲一切，而不少顧惜者何哉？爲救國計耳。身可殺，家可族，總統且可讓，夫復何有絲毫權利之見存！苟有能爲國利民福，一任何黨組織，其誰非之；若逞私意以害公道，謠言以誤國，不惟大總統深惡痛嫉之，當與國人同棄之也！美素不聽信浮言，毀謗之來，恆置不辯，今第爲政局圖維安全起見，不敢緘默，用謹一再陳請以聞。

七月，致書 總理，論中國國防不有相當武備建設，爲中國不能富強之原因。 總理深韙之。

爲一部分參議員不明事理，通電全國，請慎選國會議員：

臨時政府，轉瞬期滿。正式國會，組織在卽，國家命脈，將全付託於當選之議員。現參議院議員，濟濟閎彥，誠足爲國民矜式，顧以紛亂之際，匆促召集，或非盡出國民公意，其中難免一二濫竽純駁之點，國民共觀。卽如對於其美未能卽就工商總長，與取銷滬軍都督事，兩次具書責問其美。最謬者，謂「其美擁兵自衛。」不知現南京政府成立後，求解職者凡八次，留守府成立，又將軍隊移交管轄，仍行退回。上海收入，除租界鹽課月八千元外，一無的款，勉力維持，欠餉日增，求卸不得。光復之初，臨時政府未成立時，幾以一隅策應全國。加以布置北方軍餉而外，在在需款，商家墊借，達四百餘萬，一日不料理，一日不能成行。且上海爲全國商場樞紐，華洋雜處，一有變亂，動關全局，其美之不能北行就職，與取銷滬督之遲延，實同一原因。其美處此困境，夜不成寐者已數閱月，種種事實，可質神人。民國成立，纔數月耳，凡事實造成之現象，稍知國事，允宜洞悉本源，乃參議院議員，茫昧如述上古，隔膜若處異邦。最可笑者，指上海軍隊有一鎮之多。豈知上海原招軍隊，在三鎮以上，統一後陸續裁減，現尚二鎮有餘。建議者，豈真不知軍隊編制之人數，乃竟出此無稽之言！且上海地位，在軍興時爲民軍大本營總兵站，又當外交衝要，諸事均須以慎重出之，

而竟漠不加察，其闇於事理，抑別有揣摩耶？若是而責以審國政，制良謨，難矣。今正式選舉之期將屆，凡吾國民，當知國家為國民所共有，議員為國民代表，必須慎選穩健之士，固無待言，必其人於吾國歷史，現在事實，將來利害，夙有研究，言可見行者，方為良選。今參議院既雜有不稱職之分子，雖尙屬臨時，為禍未烈，然非賴國會議員，其何以救。夫吾國民，捐生命，摩頂踵，戰勝專制，造成共和，創造為國民之功，建設尤國民之責。前途多難，來日方長，宜矢天良，選舉穩健之議員，造成完美之國會，國利民福，於斯是賴；否則不能監督政府，維護國民，且反以禍國殃民，民國根基，於茲破壞，死者目不瞑，而生者心滋戚矣！其美對吾新造之民國，雞聲牛旦，應有此摯愛之情；復因時局之感觸，惕然而念。存亡之關鍵在於議員，尤在吾同胞。此次選舉，應請大總統令法制局速訂選舉法，提交參議院妥慎議決頒行，各省都督切實監督，毋誤民國前途，實為厚幸。一得之愚，未敢緘默。同舟共濟，發此哀鳴，全國同胞，幸無河漢！

各電發表後，袁黨恚甚，先生處之泰然。嘗致書伍廷芳曰。「徒博浮俗之虛譽，不顧民國之大計，同流合污，求容當世，乃舊政府最無人格之行爲，豈惟其美所不願，想共和

時代人民，亦不願其美有此種卑下之舉動。」又曰：「美何人，知有民國而已。一身之利害，既非所恤，子孫窮達，更非所顧，惟以公理所在，不敢不爭，大局所關，不得不辯。」

旋京蘇人，受袁黨慫恿，電江蘇省議會，謂先准「擁兵自雄。」戴季陶（以「天仇」署名）特著「傷革命」一文，闢其妄：

昨日報載，旅京江蘇人請江蘇公會電江蘇省議會，其文略云：「陳其美盤據滬上，擁兵自雄，軍政府應撤不撤，梗國家之統一，增蘇民之重累。（中略）橫施構亂，煽惑人心，動搖國本，國賊民仇，不誅何待！」云云。此電發否不可知，江蘇公會贊同與否亦不可知，然而悖理至此，非喪盡良心者，決不忍出此語，亦非有心破壞大局，挑起內亂者不出此。謹準事理痛駁斥之曰：一，吾人對於陳其美之爲上海都督，當知上海光復與中華民國之關係。武昌起義，長江上下游相率響應。上海爲長江總匯，南北樞紐。陳其美非武昌起義後之臨時革命黨也，數載以來，經營革命事業於上海者，陳實其首。漢口既失，上海尙爲亡清範圍，長江一帶，消息隔絕，軍需轉運，尤屬困難；上海既下，程雪樓始換幟吳中，而杭州光復，亦陳其美之首功，南京之克，其軍

需之接濟，亦賴上海。往事如斯，何可盡混其天良，而肆其震鼓耶！二、共和初成，北都甫定，時政府尙在南京，陳已呈請辭職，袁氏就總統任，陳又電請撤滬軍之缺，事實具在，昭昭然也。且陳被舉爲總長，以中央之重任，與一有名無實之滬軍都督較，相去幾何？而陳之所以不能遽離，而就總長之職者，亦以滬上種種未了交涉，不能遽行捨南而北耳。陳其美既非割據一方，又非希圖高位，今並總長而亦辭去矣，何謂「梗國家之統一？」然則持事強硬，而不阿附袁世凱熊希齡者，皆可謂「梗國家之統一」矣！苟蘇人一推求蘇州所以不血刃而光復之因，自非木石，何遂忍發此狂言耶！雖然，所謂「旅京蘇人，請江蘇公會發電，」則爲少數人所爲可知；至以陳留唐紹儀之電爲「橫施構亂，」更一望可知其運動江蘇公會者，亦不過因反同盟會，而遂及於陳其美，又可知矣。至謂「動搖國本，」吾國之國本，共和也，陳其美爲建設共和之人，吾卽知陳爲確定國本之人，中華民國，由革命而得者也，是中華民國本於革命，陳其美爲實行革命之人，吾更知爲鞏固國本之人，而此輩乃謂光復中華者爲「民仇」，爲「國賊，」是有意破壞民國，破壞共和也。孰爲民仇？孰爲國賊？吾猶憶陳其美之攻製造局也，受縛者一夜，幾死賊手。今日阿諛袁世凱者，大抵於已死之革

命黨，則利用之曰，「此中華民國之功臣，」於幸而未死之革命黨，則盡力攻擊之曰，「妨害治安之罪人也。」然而一言以蔽之曰，嫉妒而已！嗚呼！吾中國人之道德，而竟墮落至此乎！共和成矣，孫文也，黃興也，胡漢民也，陳其美也，皆宜乎人之攻擊之也。世間無公理，強權而已；天下無是非，成敗而已。舉世皆盜賊，復何言哉！六月二十九日，辭去工商總長。

滬軍成立近一年，環境惡劣，荆棘叢生，七月，先生所經辦事項勉可告一結束，遂於三十一日，將滬軍移交蘇督。

八月二十四日，總理應袁世凱之請蒞北京，先生亦繼至。有請其演講者。輒婉謝，不輕表示意見。世凱嘗戲問：革命完成，今後何所事？先生正色曰：「凡有傾覆共和者，我必反對之；擁護共和者，我當扶助之。」世凱默然。先生察世凱舉動，知其愚弄民黨，居心叵測，南歸後，力勸各同志陰爲戒備。世凱亦知先生不易與，欲動之以利祿，時頗給勳位勳章，均不受。

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協進會，及國民公黨，合組國民黨。先生認革命精神將由此消沉，袁氏野心，必愈難抑制，因勸蔣公積極練兵，爲他日討賊之主

力。並親撰「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一聯，請總理書以贈之。

民國二年先生三十七歲

命果夫赴日本養痾，約病愈後同赴歐洲考察。

三月二十日，宋教仁被刺案發生，袁黨欲因以分化國民黨，廣播流言，指為先生之所為。先生既憫教仁之死，復傷同志之或受其愚，急求自白，乃密飭舊部，限於三日內破案。卒於電報局之收發各電報中，搜得線索，被發現疑點，據以探獲兇手武士英應變丞，及重要證據多件，確定主使者實為袁世凱。全國震憤，紛議制裁。總理主張應乘袁氏準備尚未完成，起兵聲討；黃興與先生等尼之，以為儘可以法律解決。已而國會提彈劾案，袁氏置之不理，且大舉外債，擴充軍隊，添購軍械，積極佈置。六月，突明令免贛皖粵三都督職，二次革命於是爆發。

七月十六日，被推為上海討袁軍總司令，即日發表討袁宣言；

共和政體，首重民意。不圖我國自改革以來，國賊袁世凱，殘害忠良，袒護兇犯，搗亂司法之制，提倡暗殺之風，蔑視國會，干涉憲法，誣陷善類，擅捕議員；私借外債，喪失主權，重人民之負擔，啓各國之干涉；蒙古叛亂，不加一兵，失地喪權，擅

締協約，授各國以利益均沾之口實，陷中國於瓜分豆剖之危機；濫擲金錢，日用多至一千餘萬；收買議員，國會遂至一事無成；解散各省聯合會之民意機關，擅設不經議會通過之濫竽官職，約法掃地，奸宄盈庭；白狼騷擾河南，張鎮芳以私人之故，不加懲治；吉林屢次彈劾陳昭常，以官僚之誼，參案留中；藏事日迫，設邊督以掣人之肘；江淮本安，設檢察使以防人之變；司法無費，行政無費，各省幾無一事能爲，運動有費，賄買有費，誣害可以購人自首；工商海陸等部，則思減政併裁，主張消極，三海皇宮等處，則反繁興土木，不惜鉅資，竭全國之脂膏，供一人之揮霍；諫書朝上，貶詔夕來，令天下人人自危，使國家奄奄無氣；近更派兵南下，破壞共和，擄掠姦淫，漢鄂之同胞，既已參遭蹂躪，示威進逼，潯陽之鑿鼓，又復動地而來。奇惡窮兇，實已忍無可忍，不得已共圖討賊，保障共和。振臂一呼，贛蘇皖魯湘鄂豫奉等省，同時響應，梟首太白，指顧間矣。特將國賊罪狀，宣告中外，願與我愛國同胞共殛之！

檄北軍勿助桀爲虐：

五族共和，均有休戚相關之誼，本無南北畛域之分。自袁賊違法殃民，窮兵黷武，勞

軍又爲袁黨鄭汝成收買，態度突變，開砲反擊。討袁軍數度進攻製造局，未能下，損失甚鉅。先生不得已，下令退却。欲將各部隊集中閩北時，奪取閩北，爲再舉之準備。會有姦人爲本身財產計，勾引英租界捕房，深夜包圍討袁軍所駐紮之南海會館，潮州會館等處，迫令繳械。至是討袁軍事，遂因外力之脅迫，全歸失敗。

戰事結束後，先生仍留滬，待機再舉。爲袁黨偵知，以允許租界越界築路爲交換條件，向領事團交涉引渡。領事團先本同情於討袁，至是忍食言，要求先生遷出租界。先生即以書面提抗議：

自敵軍戰敗以來，鄙人等匿跡銷聲，不復背城借一，以圖最後五分鐘之勝利者，非法者。誠以敵軍起義之惟一目的，乃在推翻袁氏之帝制。當戰禍未啓之先，敵國民黨對於宋案問題，大借款違法問題，所爲奔走呼號者，固無日不望諸法律，及依政治上之正軌以爲解決。不謂袁氏之魔力，橫絕一世，以軍人爲後盾，以金錢爲前驅，劫之以勢，啖之以利，而國會及法院全失其効力。於是袁氏益逞其野心，肆無忌憚，不數日擅免贛粵皖三省革命時代共建民國之民選都督，首先派兵入贛，激成戰事，贛民迫於自救，出師抗禦，於是寧皖粵湘閩川各省，相繼獨立，宣布討袁，而敵軍亦迫於義憤

，同時興起。其亦足見民黨之不欲首先發難矣，迨至迫不得已，而後以武力解決，此誠痛心疾首，無可如何之事也。向使民黨早有先發制人之心，即以滬上一隅而論，袁軍未來，敵軍一起，何難完全佔領，豈有圍攻一造製局，數日不下者哉。夫民軍之不先發者，非智不及也，蓋國民之對於惡政府，惟以正義及公理折服之，斯可矣，奚以術數及陰謀爲。孰意民黨始終以堂堂正正之師對待袁氏，而竟不敵袁氏之金錢勢力，及其窮兇極惡，殘民以逞之陰謀術數何。然民黨形見勢絀，猶復出於一戰者，蓋猶冀振奮全國之民氣，喚醒全國之人心，以達其排除專制，保障共和之目的而已。民黨之用心若此，亦可以諒於天下後世矣。夫勝敗何常之有。拿破崙一世之雄，終於失敗，而遭放逐；袁氏之才，萬萬不及拿破崙，豈無失敗之一日。民黨守「不自由毋寧死」之格言，其心固百折不回，然滬上之戰事，則竟告終止者，非敵軍之力不能再戰也。蓋一時勝敗已分，既不能挽救現局於萬一，斷不忍塗毒生靈，且以震盪租界，使我友邦之僑民，惴惴恐懼，此鄙人區區懸忱，固可告無罪於我友邦，及敵國諸同志者也。迺袁氏之兇殘彌彰，必欲盡得民黨之首級，以遂其殘殺人民之心，甚且干涉租界，不准民黨容留其間，欲爲一網打盡之計。第袁氏之陰謀不足怪，獨不解貴領事團之舉動，

亦若有所偏袒者，豈文明國家亦以勢力爲前提耶？鄙人雖未嘗親受貴領事團之公函，而西報所載，固有貴領事團致鄙人一書，令鄙人遷出租界。此書是否確實，雖未敢遽斷，然報紙刊登，必有由來，茲不得不對於此書略爲申辯，冀回貴領事團之視聽焉。夫國事犯不能拘交，在國際公法上，已成爲萬國公認之慣例。此次敵國民黨與袁氏之戰爭，純然出於改良政治爲目的，雖爲袁氏所敗，然其爲國事犯，固屬毫無疑義，是敵國民黨於國際公法上，得享我友邦保護之利益。敵人謹守國際公法，未嘗有所違犯，今不加保護，而乃迫令遷出，無異間接之拘交，於公法殊屬不合，此鄙人之未解者一也。卽曰，貴領事團之舉動，爲保全租界治安，不得不爾。不知鄙人乃最尊重租界之治安者。試以往事證之，當前者有人謀攻製造局之時，鄙人聞信，卽奔告貴總領事，預爲戒備。又歷來凡有預聞流氓集擾地方之事，而通知卜總巡者屢矣。更遠徵之光復以前，鄙人在滬設立機關，運動各省贊助革命，歷有八年，從未妨礙租界治安。光復上海後，對於租界若何保護。卽此次敵軍與袁軍開戰之前，鄙人亦嘗先事報告，迨既戰之後，於租界亦絲毫無所侵擾。是鄙人之尊重租界治安，彰彰在我友邦人士之耳目，似未嘗無一日之感情，乃不以爲德，而反以爲怨，此鄙人之所未解者二也。藉

使貴領事團決議如此辦法，然我友邦對於敵國內亂之事，苟於租界無關，按照國際公法，自應嚴守中立。即如前者工部局之示文，固明明云，『兩方之人，於戰事有關者，均不准逗遛租界，』是已明示無所偏袒矣。然何以程德全藏身租界，猶敢親令劉福彪於吳淞謀變，襲擊民軍，豈非以租界爲陰謀密策之地點，而顯然違背工部局之示文乎？而貴領事團不聞驅逐程德全，而獨施之於鄙人也。且閘北及蘇州河，本敵國之土地，何以敵軍於閘北設司令部，即遭各國兵士所毀，而事前並未有正式之通知，臨時復行解散敵軍士卒，攜去槍砲多件，而蘇州河亦不聽敵軍通過，今袁軍在閘北蘇州河，則聽其行動自由，相形之下，豈得謂平？更聞袁軍之赴江灣，乃藉淞滬火車運兵，而揭紅十字會旗以爲掩飾，並以車站爲司令部；張勳又藉滬寧火車運兵，且以花車爲司令部。前者張軍敗北，火車相撞，已成不可掩之事實。又如電報滬局，爲袁氏密報軍情之機關，曾不聞貴領事團加以干涉。示文雖曰「兩方」，用意專注一面，文明國詎應如是？鄙人之所未解者三也。又如報章紀事，有聞必錄，此憑各方面訪員之報告者也，失實之處，東西各報，均所難免。此次民軍起義以來，滬上各機關報，各爲其黨張大其詞，紀載失實，奚止一家，乃他報未聞干涉，獨於民黨之中華民國報，則

捕其主筆鄧君家彥，判以監禁之重罪，無乃太不公允？此鄙人之所未解者四也。謂袁氏之才，爲敵國絕無僅有之人乎？則袁氏除利用金錢，徧植私人外，於政治上毫無建設，於共和尤屬顯然違背。如謂非扶助袁氏，不能戡定中國之亂乎？則此次戰爭，曾用其全力於南京，且持久而難下。且四川之民軍猶盛，贛皖湘粵，餘燼未已，勝敗之數，尙未全分，此仆彼起，再接再厲，袁氏不去，敵國絕無寧日。况袁氏所倚爲心腹者，均屬民賊，或爲著名之惡棍，或爲擾害之土匪，或爲前清之貪官污吏，或爲今世之宵小奸人，如以寧人所深惡痛絕之張勳，而使之攻寧，以贛人粵人所共拒之汪瑞闓李純，而使之再入贛粵。略舉一端，已足爲袁氏大失人心之證。而嗣後此輩恃功驕橫，各逞其欲，肆毒於民，袁氏且有不能制之之一日。加之議員軍人，及一切官吏，無不以金錢賄買，道德掃地，廉恥淪亡，大亂必不旋踵，絕無再能立國之理，言之痛心。然則以袁氏爲有定亂之才，而扶助之者，終將自悔失人，甚且以愛敵國者，而禍敵國。此又鄙人所大惑不解者也。總之，民黨尊重租界治安者，以公理非以勢力。在今文明國，無不主張公理，尊重人道。貴領事團之在滬上，亦必以公理人道爲重，是以敵國人民，所以報我友邦人士者，亦以公理人道爲重。否則以勢力言之，滬上之巡

捕，及軍隊軍艦，果足以保護租界之治安與否，恐尙屬一問題。竊願貴領事團，勿結怨於敵國人民，勿以愛租界者禍租界，則鄙人所馨香禱祝者也。鄙人前與總領事相交頗久，相感以誠，忝有一日之友誼，用是披瀝腹心，聊盡忠告。尙祈貴領事轉達於貴領事團，而熟議之，不爲己甚，是所厚幸。

領事團得書，無以難，決改變態度，宣告先生爲政治犯，未便引渡。由是同志在滬，始得比較安全之保障。

戰事失敗後，一部份同志信念動搖：參謀長黃郛，悄然離滬，北上活動；奮勇軍隊長任某，奉命赴宜興，運動軍隊，亦乘間他往；平日之願接近先生者，至是咸避不見面。先生惡之，惟亦勇於自責。嘗於病中反省往事，知過去不從總理之意，用人不當，辦事遲鈍，胥爲挫敗之因，嘗謂周淡游丁景梁諸同志曰：「總理爲最初主張討袁之一人，使吾人及早遵行，此次革命，又何至於失敗！即敗，亦何至成此局面！」

與蔣公赴寧波，運動浙江軍隊起事，以浙督朱瑞悔約失敗，即返滬。

十一月，長子租華生。

十月應總理召赴日，商大計。先期因天雨，得祕密至海寧路家中，與楊太夫人以次團

聚告別。晚間談至十一時始返。先生曰：「此次失敗，非袁世凱力強，乃黨人太弱，亦非關人少，乃因缺乏團結，各自爲謀所致。今當奮發精神，期以二年，必能復舉。二年之後，當再與家人團聚也。」言次，並慰太夫人勿以其遠出爲念。出國前，將上海方面工作交由蔣公負責。

是年四月，袁世凱向五國銀行團舉借大批外債，衆議院國民黨籍議員提出質問，不理。七月，贛寧皖各地討袁軍崛起，粵閩湘亦紛告獨立。袁世凱調大軍南下，討袁軍應戰，皆失利。至八月，各省先後取消獨立。

十月，參衆兩院，受袁黨挾制，舉世凱爲正式總統。

十一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並取消國會及各省議會中之國民黨籍議員。

民國三年先生三十八歲

一月，請命於總理，與戴季陶赴大連，籌設奉天革命黨機關部，經營東三省革命，以爲犁庭掃穴之計。途次因感冒觸發舊疾，患腸胃病頗劇，抵連後，住醫院中，仍扶病接見當地志士，商大計。日本官廳受袁黨運動，突施壓迫，先生派往各地活動之同志，已到達者嚴加查禁，在途者悉數阻回，準備啓程者監督不許離連，工作環境突趨惡劣。

三月十二日，致書勸士萬士：

接到三弟及果姪信，藉悉一切。果姪喜事，美不能躬賀其間，幫理一切，甚憾。果姪完姻後，仍宜趕速出洋入學，能有力量攜眷渡洋，更好。前知姪媳在滬求學，進步甚速，可喜其天然美質，正可造就。將來人類，無論男女總以學問爲立身之本，而齊家治國，又以立身爲基礎，想不致有誤也。姪兒輩就學，如力有不及，美無論如何，必竭力助之。輔弟來書稱，學費尙不敷七百元，美已復書，允力任補助矣。立夫已進路礦學校高小班，甚好。認定一門，專攻求進，是爲學之道矣。果姪因身體太弱，不宜學陸軍，宜改習他種專門學。現今我國。百不如人，將來欲謀發達，須各方面各科學皆求進步，方可有爲也。美爲視察東省同志，於正月廿六日到大連，不意病發遷延，迄未全愈。現定十五日動身，回東京調養，料無大害，因宿疾內伏者久，一旦暴發，根盡爲難。惟醫云，病根已除，僅元氣未復耳，所以知其不難全愈也。家中人儘請放心，勿以美在外爲念。

十五日離大連，將東三省黨務交由方劍飛等主持，命陳寧等運動黑龍江軍隊，備再舉。返東京後，病滯醫院者三閱月，仍不時伏枕作家書，極力主張家庭教育，使子弟能學取

救國，並擬訂實施方法。

浙江當局，奉令查封先生在湖之家產。楊太夫人以次，倉卒避上海，先生書翰，及有關革命之文獻，悉付一炬。

蔣公謀滬未成，陳僑英、王軍山、章約高、陳新民等死之。先生因邀其東渡，重商大計。

有巴英二統領者，請先生赴東北發動革命。先生派蔣公與丁景梁，先往哈爾濱齊齊哈爾等處視察，據報不確，遂不親往。

助總理組織中華革命黨，採秘密結社方式，慎選幹部，摒斥官僚，整肅紀律，並以服從爲黨員之唯一條件。七月八日，中華革命黨開成立會於東京。先生被任爲總務部長，嚴格訓練黨員，綜覈名實，轉移風氣，深受器重。海外各地，先後成立支部二十餘處，不時匯鉅款接濟國內革命，並皆由先生負接洽調度之責。

歐戰爆發，國內之革命局勢發生變化，先生改注全力於江浙兩省，請總理委見爾與主浙事，范鴻仙主滬事，吳藻華周應時主蘇事，分路進行。已而鴻仙被刺，滬事頓挫；十月杭垣秘密機關亦被破壞，覆巢等三十餘人死之。

是年一月，兩院議員被迫停止職務。

二月，袁世凱下令停辦各省地方自治會。

五月，袁世凱卯翼下之約法會議，製定民國約法。

六月，庫倫活佛擅自宣告庫倫爲獨立國。

總理始致意經營長江方面，從先生之請也。

七月，歐戰發生，日德在我膠州灣開戰。日人乘勝遂佔領之，進陷濰縣青州濟南各地。

十一月，袁世凱正式將青島讓渡。

民國四年先生三十九歲

二月，由日本返滬，主持討袁軍事，留蔣公在東京處理未了之事。公送至橫濱輻次，慰之曰：「此去萬一不幸，而爲袁氏所害，余當爲兄之第二化身，以成未竟之志！」遂揮淚而別。行前，派周淡游先赴滬，分發反袁傳單小冊，市民競相翻印，不數日普遍全市。同志爲發反日傳單，被捕多人。捕房與袁探正無暇顧及之際，先生竟安然乘輪抵埠。

四月九日，與葛士晤聚，八月一日，復與楊太夫人及姚夫人會面，竟驗兩年後再見之

約。

中華革命黨初成立時，雷興以志趣不合，單身赴美。先生挽之不及，至是貽以書云：克強我兄足下：美猥以菲材，從諸公後，奔走國事，於茲有年，每懷德音，誼逾骨肉。去夏征驅東發，美正養痾在院，滿擬力疾走別，握手傾懷，迺莫獲我心。足下行期定矣，復以事先日就道，卒無從一面，商榷區區之意於足下，緣何慳也！日者，晤日友宮崎君，述及近狀，益眷眷國事，彌令美動「榛苓彼美，風雨君子」之思矣。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譚宋輩，過滬上時，談及吾黨健者，必交推足下，以爲孫氏理想，黃氏實行。夫謂足下爲革命實行家，則海內無賢無愚，莫不異口同聲，於足下無所增損；惟謂中山先生傾於理想，此語一入吾入腦際，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見，不易見諸施行，迨至今日，猶有持此言以反對中山先生者也。然而徵諸過去之事實，則吾黨重大之失敗，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誤之耶？抑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爲誤而反對之，致於失敗耶？惟其前日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爲誤，皆致失敗，則於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張，不宜輕以爲理想而不從，再貽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懷往事，而歎痛滌吾非者也。爰臚昔日反對中山先生，其歷致失敗之點，及有負中山先生者數字以告，足下

其亦樂聞之否耶？當中山先生之就總統也，海內風雲，擾攘未已，中山先生政見，一未實行，而經濟支絀，更足以掣其肘。俄國借款，經臨時參議院之極端反對，海內士大夫，更藉口喪失利權，引爲詬病。究其實實交九七，年息五厘，卽有擔保，利權不礙，視後日袁氏五國財團借款之實交八二，鹽稅作抵，不足，復益以四省地丁，且予以監督財政全權者，孰利孰害，孰得孰失，豈可同年語耶？乃羣焉不察，經受經濟影響，致妨政府行動，中山先生既束手無策，國家更瀕於阡危，固執偏見，貽誤大局。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一。及南北議和以後，袁氏當選臨時總統，中山先生當時最要之主張，約有三事：一則袁氏須就職南京也。中山先生意謂，南北聲氣未見調和，雙方舉動，時生誤會，於共和民國統一前途，深恐多生障故；除此障故，非袁氏就職南京不爲功，蓋所以聯絡南北感情，以堅袁氏對於民黨之信用，而祛民黨對於袁氏之嫌疑也。二則民國須遷都南京也。北京爲兩代所都，帝王癡夢，自由之鐘所不能醒，官僚遺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湔。必使失所憑藉，方足鏟鋤專制遺孽，遷地爲良，庶可蕩滌一般瑕穢耳。三則不能以清帝退位之詔，全權授袁氏，組織共和政府也。夫中華民國，乃根據臨時約法，取決人民代表之公意，而後構成，非清帝袁氏所得私相授受

也。袁氏之臨時總統，乃得國民所公選之參議院議員推舉之，非清帝所得任意以予之也。故中山先生於此，尤再三加之意焉。此三者者，皆中山先生當日最爲適法之主張，而不惜以死力爭之者也。乃竟聽袁氏食其就職南京，取決人民公意之前言，以演成弁髦約法，推翻共和之後患者，則非中山先生當日主張政見格而不行，有以致之耶？試問中山先生主張政見之所以格而不行，情形雖複雜，而其重要原因，非由黨人當日識未及此，不表同意，有以致之耶？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二。其後中山先生退職矣，欲率同志爲純粹在野黨，專從事擴張教育，振興實業，以立民國國家百年根本之大計，而盡讓政權於袁氏。吾人又以爲空涉理想而反對之，且時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態度，卒至朝野冰炭，政黨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而中山先生謀國之苦衷，經世之碩畫，轉不能表白於天下，而一收其效。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三。然以上諸事，猶可曰，一般黨人之無識，非美與足下之過也。獨在宋案發生後，中山先生其時適歸滬上，知袁氏將撥專制之死灰，而負民國之付託也，於是誓必去之。所定計劃，厥有兩端：一曰聯日。聯日之舉，蓋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黨之勢也。日國亞東，於我爲鄰，親仁善鄰，乃我之福。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此

中山先生之言也。在中山先生認聯日爲重要問題，決意親往接洽；而我等竟漠然視之，力尼其行，若深怪其輕身者，卒使袁氏伸其腕臂，孫寶琦李盛鐸東使，皆不出中山先生所料，我則失所與矣。二曰速戰。中山先生以爲袁氏手握大權，發號施令，遣兵調將，行動極稱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迅雷不及掩耳，先發始足制人。且謂宋案證據既已確鑿，人心激昂，民氣憤張，正可及時利用，否則時機一縱即逝，後悔終嗟無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乃吾人遲鈍，又不之信，必欲靜待法律解決，不爲實戰之預備。豈知常斷不斷，反受其亂，法律以遷延爲失效，人心以積久而灰冷，時機坐失，計劃不成，事欲求全，適得其反。設吾人初料及此，何致自貽伊戚耶？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四。無何，刺宋之案，率於袁渣之蔑視國法，遲遲未結，五國借款，又不經國會承認，違法成立，斯時反對之聲，舉國若狂；乃吾人又以爲有國會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爭在，袁氏終當屈伏此數者而取銷之。在中山先生則以爲國會乃口舌之爭，法律無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莫敢堅持，均不足以戢予智自雄，擁兵自衛之野心家，欲求解決之方，惟有訴諸武力而已矣。其主張辦法，一方面速興問罪之師，一方面表示全國人民不承認借款之公意於五

國財團。五國財團，經中山先生之忠告，已允於二星期內停止付款矣。中山先生乃電令廣東獨立，而廣東不聽；欲躬親赴粵，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聽。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獨立，吾人又以上海彈丸地，難與之抗，更不聽之。當此之時，海軍尙來接洽，自願宣告獨立，中山先生力贊其成，吾人以堅持海陸軍同時並起之說，不欲爲海軍先發之計。尋而北軍來滬，美擬邀擊海上，不使登陸，中山先生以爲然矣，足下又以爲非計。其後海軍奉袁之命，開赴煙臺，中山先生聞而欲止之曰：『海軍助我則我勝，海軍助袁則袁勝，欲爲我助，則宜留之。開赴煙臺，恐將生變。』美與足下，則以海軍既表同意於先，斷不中變於後，均不聽之；海軍北上，入袁氏牢籠矣。嗣又有吳淞礮臺礮擊兵艦之舉，以生其疑，而激之變，於是海軍全部，遂不爲我用矣。且中山先生當時屢促南京獨立，某等猶以下級軍官未能一致爲諉。及運動成熟，中山先生決擬親赴南京，宣告獨立。二三同志，咸以軍旅之事，乃足下所長，於是足下遂有南京之役。夫中山先生此次主張政見，皆爲破壞借款，推倒袁氏計也，乃遷延時日，遂巡不進，坐誤時機，卒鮮寸效。公理見屈於武力，勝算卒敗於金錢，信用不孚於外人，國法不加於袁氏。袁氏乃借欺人之語，舉二千五百萬鎊之外債，不用之爲

善後政費，而用之爲購軍械，充兵餉，買議員，賞奸細，以蹂躪南方，屠戮民黨，攫取總統之資矣。設當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即時獨立，勝負之數，尙未可知也。蓋其時聯軍十萬，擁地數省，李純未至江西，芝貴不開南下，率我銳師，鼓其朝氣，以之聲討國賊，爭衡天下無難矣。惜乎鄂湘諸省，不獨立於借款成立之初，李柏諸公，不發難於都督取銷之際；逮借款成立，外人助袁，都督變更，北兵四布，始起而討之，蓋亦晚矣。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五。夫以中山先生之智識，遇事燭照無遺，先機洞若觀火，而美於其時貿貿然反對之，而於足下主張政見，則贊成之惟恐不及，非美之感情分厚薄於其間，亦以識不過人，智闇慮物，泥於孫氏理想一語之成見而已。蓋以中山先生所提議者，胥不免遠於事實，故懷挾成見，自與足下爲近。豈知拘守尺寸，動失尋丈，貽誤國事，罔不由此乎？雖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車已覆，來軫方逾；亡羊補牢，時猶未晚；見兔顧犬，機尙不失。美之所見如此，未悉足下以爲如何？自今而後，竊願與足下共勉之耳。夫人之才識，與時並進，知昨非而今未必是，能取善斯不厭從人。鄙見以爲：理想者事實之母也。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播因於二十年前，當時反對之者，舉國士夫，殆將一致；乃經二十年後，卒能見諸實行者，理

想之結果也。使吾人於二十年前，即贊成其說，安見所懸理想，必遲至二十年之久，始得收效？抑使吾人於二十年後猶反對之，則中山先生之理想，不知何時始克形諸事實，或且終不成效果，至於靡有窮期者，亦難逆料也。故中山先生之理想能否證實，全在吾人之視察能否了解，能否贊同，以奉行不悖是已。夫觀於既往，可驗將來，此就中山先生言之也；東隅之失，桑榆之收，此就美等言之也。足下明敏勝美萬萬，當鑒及此，何待美之喋喋。然美更有不容已於言者，中山先生之意，謂革命事業旦暮可期，必不遠待五年以後者。誠以民困之不蘇，匪亂之不靖，軍隊之驕橫，執政之荒淫，有一於此，足以亂國，兼而有之，其何能淑？剝極必復，否極必泰，循環之理，不問毫髮。乘機而起，積極進行，撥亂反正，殆如運掌。美雖愚闇，願竭棉薄。庶乎中山先生之理想，即見實行，不至如推倒滿清之必待二十年以後。故中華革命黨之組織，亦時勢有以迫之也。顧自斯黨成立以來，舊日同志，頗滋訾議，以爲多事變更，予人瑕隙，計之左者。不知同盟結會於祕密時代，辛亥以後，一變而爲國民黨，自形式上言之，範圍日見擴張，勢力固徵膨脹；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複雜，薰蕕同器，良莠不齊，腐敗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齷齪敗類，更覆雨而翻雲。發言盈

庭，誰執其咎？操戈同室，人則何尤？是故欲免敗羣，須去害馬；欲軍更張，必貴改弦。二三同志，亦有以諒中山先生慘澹經營，機關改組之苦衷否耶？至於所定誓約，有『附從先生，服從命令』等語，此中山先生深有鑒於前此致敗之故，多由於少數無識黨人，誤會平等自由之真意。蓋自辛亥光復以後，國民未享平等自由之幸福。臨於其上者，個人先有緬規越矩之行爲；權利則猖獗以爭，義務則望望以去；彼此不相統攝，何能收臂指相使之功？上下自爲從違，更難達精神一貫之旨。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是耶非耶？故中山先生於此，欲相率同志納於軌物，庶以統一事權，非強制同志尸厥官肢，盡失自由行動。美以爲此後欲達革命目的，當視中山先生主張，必如彗星之拱北辰，而後星躔不亂其度數；必如江漢之宗東海，而後流派不至於紛歧。懸目的以爲之志，而視力乃不分；有指車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黨員如吾人昔日之反對中山先生者，以反對於將來，則中山先生之政見，又將誤於毫釐千里之差，一國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約，服從命令，美認爲當然天職，而絕無疑義者。足下其許爲同志，而降心相從否耶？竊維美與足下，共負大局安危之責，實爲多年患難之交，意見稍或差池，宗旨務求一貫。惟以情睽地隔，傳聞不無異詞；緩急進

行，舉動輒多誤會。相析疑義，道放班荆，望足下之重來，有如望歲。迢迢水閣，懷人思長；嚶嚶鳥鳴，求友聲切。務祈足下尅日命駕言旋，共肩艱鉅。歲寒松柏，至老彌堅；天半雲霞，榮情獨苦。陰霾四塞，相期攜手同仇；滄海橫流，端賴和衷共濟。於乎！長蛇封豕，列強方逞薦食之謀；社鼠城狐，內賊愈肆穿墉之技。飄搖予室，綢繆不忘未雨之思；邪許同舟，慷慨應擊中流之楫。望風懷想；不盡依依，敬掬微忱，肅求指示！寒氣尙重，諸維爲國珍攝！言不罄意。

在滬積極展開黨務工作，注意吸收新黨員，及建立外圍，社會中各階層各行業，幾無不與直接或間接發生關係。凡有領導能力者，輒躬親她訪，深相結納，或因其所長，派有關同志與之經常保持接觸。學校或報館，有因經費關係，陷於停頓者，每解囊相助，或代籌所以自全之道。至抑強扶弱，排難解紛，卹病濟貧諸事，尤爲先生之所樂爲。人以是樂與交遊，遇事効力，或正式加入中華革命黨爲黨員。先生亦以是得隨時隨地，建立黨的工作據點。其所獲情報，卽遠至北方袁黨之一舉一動，咸瞭如指掌。

中日交涉事起，袁世凱造作種種謠言，以轉移人民視線。間有涉及先生者，同志多欲其作文申辯，先生曰：『今日中國尙無是非，吾人但求憑良心行事，他可勿問。今報紙以

亂黨誣我，雖百其口，終不及袁氏明令之見信於人也。况吾革命黨人，光明磊落，以救國爲懷，安有賣國之理！知我革命黨之性質者，不辯而自明；不知者，雖辯亦終無以動其心，欲我向誰辯耶？」

五月二十八日，上書 總理，報告各方之部署：

所寄公債票二萬元，已由郵遞到，正託人分配發售。交涉結局，人民中稍有識者，雖多不滿意於現政府，然求其毅然以助吾人，則仍不可得。不過經此事變，預料將來有事時，必可減却許多障礙耳。日前開國民大會，到會者達數千之衆，以軍警強暴，未得結果而散，激迫之餘，吾人或可留爲臨時之助。江浙各處，及海軍，進行如常。上海方面，承辦者雖多，美因其或有不盡不實之處，故仍信吳禮卿君。吳君辦法，以漸進確實爲主眼，據云非假以三月之長限，萬金之用費，不能確有把握。美已允其陸續籌付。海軍之一切接洽，均歸楊虎君負責。周哲謀君意，擬請委以相當名義，美以此事關係甚大，海軍總司令權限，擬請就近商諸王君，或由先生直接裁奪。南洋款項，已商諸許汝爲何曉柳二君，一面由美出名函催，一面由二君另函加催，效果如何，尙不可必。精衛兄初來時，已允美之請赴東，旋又變計，其原因不得而知。但伊之革命

宗旨，諒不致有變，稍遲或可得端倪。此間籌款尙在進行中，公債票仍望照前數寄發爲盼。

爲湖北軍事分區問題，函復留滬湖北同志：

頃由 總理交到尊處公函，並命審查答復。竊大事日有轉機，湖北同志與有經營之力，其美等執掌黨事，立志頗奮，惟能力所限，恐難如願發揮。所幸既有 總理之教導，復得同志之相諒，革命精神，毫無扞格，此吾黨可爲告慰者也。湖北處吾國本部中心，爲最有軍事價值之地。第一次革命，武昌一起，天下風從，雖曰人心成熟，地理關係要不容忽視。去歲劉君般東來，所有鄂中軍務黨務之進行方略，已與分別商定，不贅。來示所稱，關於軍事分區進行一節，正與本部所定計畫吻合。惟此後負有軍務責任者，不由一分部之機關產生，乃由 總理之委任產生。湖北籌備處，乃本部未成立以前之權定機關，本部成立以後，當然取消。且各省皆然，湖北不能獨異。嗣後湖北軍務，雖曰分區進行，事權仍期統一，應由 總理擇人委任。被委者對 總理及軍務部負完全責任，一意實行，於大計上似易收臂指之效也。

八月，應 總理召赴東京，商討袁方略。先生以袁政府在東南駐重兵，而西南較空虛，

自請赴西南主持，並以廣東爲策源地。總理然之。

袁世凱託人以五十萬元資先生，欲其出國考察工商，不再過問革命運動，拒之。

十月，由東京返滬。啓程前，約友遊日本某處，划船過橋下，水激船覆，爲橋工救起，傷皮膚數處。卽日入醫院，揚言傷重不能見客。袁探信之，防範稍弛，先生遂秘密乘船返國。

到滬後，奉命與許崇智赴南洋籌款。總理致書南洋同志鄧澤如等，謂：「陳君爲吾黨健者。第一次革命，於滬上握東南之鎖鑰，其功最大；至第二次革命後，意志尤爲堅銳；本部成立，掌理總務，實能代弟任勞任怨。」會海陸軍歸附者日衆，且袁氏已接受日本二十一條件，上海人心激昂，當地負責同志，認爲有機可乘，挽先生留滬主持。先生發電請示總理，復電報可，並任先生爲淞滬司令長官。於是在滬組織總機關部，罷南洋之行，命董鴻勳，楊秦，盧錫卿，安順卿等，在西南各省進行活動。雲南方面，經鴻勳及兼鼓吹之結果，有團長五人加入中華革命黨。

黃復生在上海虹口被捕，鄭汝成交涉引渡甚急。先生據報，卽向捕房設法，將案中有關證據悉予消滅，得釋。

九月間，助葉楚傖籌辦民國日報，親爲命名。

先生急於舉義，自信不成必死，因自撰『扶顛持危，事業爭光日月；成仁取義，俯仰無愧天人』一聯，以爲紀念。

十一月，命王曉峯王明山刺鄭汝成，斃之。汝成在滬，擁精卒數萬，兼控制海軍，稱江南重鎮。先生既經營滬事，決先去汝成。是月八日，據報知十日爲日皇登極典禮，駐滬日總領事署開會慶祝，汝成必親往祝賀，乃選敢死士十餘人，分布要隘，而以英租界外白渡橋爲至日領署必經之道，令王曉峯王明山任之。先生謂曉峯明山曰：『討袁，吾人之專責也。袁不死，民國必亡。顧欲倒袁，必先在滬發難，欲在滬發難，必先殺鄭汝成，故殺鄭，卽所以倒袁，亦卽所以存民國也。二君之意謂何？』對曰：『必誓死以奉公命。』及期，汝成果乘汽車過外白渡橋。明山出炸彈投之，不中。再擲第二彈，中車，車蓋裂，汝成受震而暈。曉峯疾登車，發槍連射汝成頭，立斃。曉峯明山見目的已達，從容就捕，尋被害。

十二月，奪取肇和兵艦，分數路進攻上海袁軍，未成。肇和屬第一艦隊。時第一艦隊練習艦隊，皆泊於淞滬一帶，鄭汝成死後，袁世凱派楊善德爲淞滬護軍使，善德庸懦，不

能奮爲。先生乃進一步，以解決海軍爲第二目標，各艦官兵，由先生派員運動，同情於討袁者頗衆，尤以肇和爲最。是月三日，海軍司令部忽令肇和應瑞二艦，於六日駛赴廣東。先生以時機迫切，決乘各艦長於五日公宴薩鎮冰之際，發動襲擊，商之於肇和艦長黃鳴球，及艦上海軍練習生陳可鈞等，均同意。於是電請總理委鳴球爲海軍總司令，並與總機關部諸同志，推定吳忠信爲參謀長，楊虎爲海軍陸戰隊司令，孫祥夫爲副司令。作戰計畫，由蔣公手訂：一，由楊虎率一部分部隊，佔領肇和，佔領後即開砲猛擊製造局；孫祥夫率一部分部隊，分別佔領應瑞通濟，以爲肇和之輔助。二，製造局同意之軍隊，及城內閘北所聯絡之軍警，聞兵艦砲聲，即同時響應。三，夏爾璵擔任於城內各城門舉火響應。四，薄子明等率領山東部分同志，攻擊警察總局。五，闕鈞，沈俠民，朱霞譚斌等，擔任攻擊電話局，電燈廠。六，陸學文等，擔任攻擊警察第一區，及工程局。七，姜匯清，曹叔實，楊靖波，余建光等，擔任閘北方面軍警，建光並任散布告示檄文。八，楊滄白，周淡游，邵元冲等，擔任留守總機關部，並辦理後方勤務。部署既定，五日午後，各路分別按預定計畫出發。楊虎率海軍陸戰隊佔肇和，未遇抵抗。孫祥夫等擬乘小汽船佔應瑞，進取通濟，因未領海關護照，爲巡捕干涉，不得上，不得

已折回。於是肇和單獨砲臺製造局，局中已有聯絡之軍隊，正擬發動響應，砲聲忽中輟，疑已失敗，遂不敢動。肇和方面，則以局中無動靜，或已爲我軍佔領，亦停止發砲，一面發信號至應瑞通濟，詢其是否同意。時楊善德受袁黨楊晟之慫恿，厚賂應瑞通濟兩艦官兵，於翌晨突向肇和猛轟。肇和不及防，亟還砲，多未能命中，艦上同志死傷狼藉。已而汽爐中彈炸裂，死傷愈衆，楊虎泗水幸免，陳可鈞等數十人，受傷被執，悉就義。陸上方面，各路均有進展，先生偕蔣公並親臨南市工程總局督戰。已而敵大量增援，衆寡懸殊，亦相繼敗退，在漁陽里五號總機關部會合。比鄰法人，疑五號藏有危險品，向法捕房報告，以是先生等歸未久，巡捕突至，破門而入，執果夫。果夫竭力掙扎，並擊窗撼門作巨聲。先生與蔣公，吳忠信，楊滄白等，在樓上，正集議再舉事，聞聲疑有意外，相率登屋頂暫避。巡捕將樓下諸人禁閉一室內，然後登樓搜查，無所獲，遂去。

十九日，與居正以肇和之役經過情形，與其意義，通告全黨同志：

十二月五日上海之役，爲第三次革命海陸軍突起之一大霹靂，又爲各地討袁軍最有力之導火線，此爲報紙所宣傳，亦世人所公認者也。事起之後，未及十二小時，舉已得

之軍艦，已降之製造局，已佔領之城西，城北，淞滬警察署，及南市等，均復失之於敵，凡期望革命事業之成功者，莫不爲之扼腕。抑知此役，以臨時之事變，與吾黨之計劃及時日相違，而決計於倉卒，以致配備未及完善，其他方面未及應援，衆寡不敵，起而卽仆。茲據當時情形，除宜祕密者外，專就上海方面述之於左：本黨之謀第三次革命，認上海爲東南重要區域之一，軍事上在所必爭。而對於上海之經營；一則遴選黨員，購備器械，爲組織基本軍隊之計；一則聯絡袁氏之駐滬陸海軍隊，作爲援應，期於實力充足，籌備完善，然後約同其他方面，同時並舉。此事前之籌備情形也。本月以來，本黨對於駐滬陸海軍隊之聯絡，袁氏有所偵知，遂將可疑之陸軍，分別駐紮，或調往北方，次第解散。復遣薩鎮冰以檢閱海軍爲名，分調贊成革命之軍艦，於十二月六日出航外海。□□□以爲再稍持久，則所聯軍隊四分五裂，不足有爲，而某某艦內同志，復以應調生懼，請求急速發動。其時肇和□□□□□□等艦，俱泊上海，皆海軍之精華，以吾黨之力，益以內應，則此數艦，必同時可得；再以軍艦威力，臨諸陸軍，陸軍亦必非降卽潰。故遂定計於十二月五日起事。此發動期日決定之情形也。期日既定，遂爲應急之規畫，以勇銳黨員組織若干支隊，海軍方面，則以兩

小艇分載黨員，趨赴軍艦，促使開戰，並令開戰之後，以三分之一（缺一百）人之用。此役由陸路進者，分攜炸彈，而短槍猶不能盡人而有，故遇包圍抄襲，不能長時間應戰。水上計劃，以款紬之故，事前僅購備一艇，臨時於五日晨再備一艇。五日適爲禮拜日，海關不辦事，未能註冊領牌，致被關員所阻，不得碇泊碼頭。運送黨員之事，因以不濟，遂不能將已有內應之軍艦，完全奪取，而陷肇和於孤立，終以衆寡不敵，受此挫折也。年來海外同志，捐資助金，往往罄於臨時之應付，不能儲積鉅款，以利事機，而用於臨時之應付者，復不足以敷軍事計劃上必需之額。此中困難情形，諸同志諒皆意料所及者也。袁賊之罪，既已滔天，全國人心，咸深忿恨，本黨此時，不患無奮勇死敵之人，而患資力之不給。望同志之犧牲生命，不及望同志之輸助資金，之爲急且切也。茲特將上海起事情形，與失敗原因佈聞，所望同志輦金出資，惟力是視，集腋以成裘，積少以成多，俾本黨能爲充分之規畫，圓滿之進行，庶國賊可除，國家可保。夫失敗者成功之母，革命事業不畏百次之失敗，終圖一次之成功。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敗也，而武昌有八月十九日之舉義，願與我同志共勉焉。總務部長陳其美，黨務部長居正啓。

是年五月九日袁世凱接受日本二十一條件。

六月，中俄蒙訂立協約。

八月，袁黨組織籌安會，鼓吹帝制。

蔡鍔赴滇，主持護國軍事，經河口，爲滇軍所阻，不得入。先生據報，派董鴻勳鄧奏中等往爲疏解，乃入。

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起義，組織護國軍，發動討袁。

袁世凱圖謀稱帝，令改明年爲洪憲元年。

民國五年先生四十歲

一月十二日，致書海外同志，勉戮力籌匯餉款：

紀元五載，迺民國政脈絕續之交，一線希望，全賴人心維繫。茲義帥振奮滇池，黔桂湘蜀，雲靡波動，一陽始復，萬象更新，雷震春前，正好彌戈鍛矛，翦除神奸巨蠹。諸同志自始聯結一致，發揚愛國精神，楛模當世，將來共和恢復，永垂歷史光榮，諸公毅力，實有足多。凡事因果不爽，造因既多，結果自易。上海一役，實肇今日之影響，敗未旋踵，勝卽基之。以後局面開展，疾風密雲，一蟲千里，大局指顧可定，直

意料中事。惟當茲軍機迫切，賊膽驚寒，對付雖窮於實力，而造謠獻媚，乞憐外人，橫施詭譎伎倆，以妨本黨之義舉，仍須嚴密注意。外人輕信，固不足怪，然其利用交通，助紂爲虐，牽掣吾人，勢所不免。以後函電往還，匯寄餉款，務祈設法求全，不落圈阱，而使前途接濟，無中輟之虞。文士草檄，武夫殺賊，內外一致，天討共張，民賊授首，國基早奠，亦未始非公等有以促成之也。敢佈斯忱，諸希明鑒！

二月，次子租蘇生。

先生以粵滬鄂三處，形勢扼要，得其一則東南動搖，得其二則全國震動，得其三則大局可定，乃仍進行滬事。並助朱執信圖粵，蔡濟民田桐等圖鄂。二月十八日，上書總理，泛論革命局勢：

前日電請赴粵，昨奉復勿往，自應祇遵。美日來所焦急者爲吾黨如不得粵，前途殊甚可慮。今之黨員，始終不爲勢利所動搖者，能有幾人。卽對日交涉前途，亦將以此爲判。三井許下粵後假五十萬，唐少川亦允假三十萬，他事類此，念之滋悚，故欲一助執信之成也。據李思廣來言，吾黨勢力固較他黨爲優，然同時運動雲南軍隊者有李根源，運動廣西軍隊者有林虎陳子楷輩，亦左右其間，故雖有明少貞前次之失，鄙意尙

欲執信羈縻之，慮一放手，卽爲他黨攫去也。近夏之時由港返滬，據言前南京第八師營長譚昌，在港運動有日，省中軍官及兵士，約可得五千人，需款萬二千元。已囑與執信接洽，歸其統率。如執信審查屬實，自可付款，此間亦可代籌，寄匯執信，聽其撥用。夏初欲獨立辦去，經其美與滄白反覆曉以大義及利害，漸就繩墨矣。特未識果有此實力否？湖北事蔡有函來，附呈。現駐鄂軍隊，統計約一師。運動成績較好之第七團，已開往他處，殊爲可惜。山田友人堀清來書，盛言蔡所部黨員，有得款買妓，及其他不道德行爲。掘清謂初頗敬重諸人，以爲國士，今若此，亦不願爲助矣。良可浩嘆！然昨日據景梁所得鄂中消息，有今日發動之說，梓琴昨夜亦趕往，果爾，尙有希望也。蔡有改旗及稱都督之議，故愈不能不令梓琴速往。梓琴固決不至叛黨者也。湖南事已交覃理明四千元日金，據言係運動警備隊，及少數軍官學生。覃不歸，仍望林德軒返國，以示非爭司令，不過爲補助之行耳。其美曾遣熊鵬往辦，熊爲省軍官稽查處長，結識頗多，進行亦銳，其兄持中，並聯合軍官同學。惟岳州常德，皆駐有重兵，必待黔軍大至乃動，鄂如能起，或易爲也。江西運動成熟之第六師已開行，然接洽人尙逐隊而往，近僅有新兵一旅。董福開行後，黨員頗有發奮思歸，圖謀會黨者，

附呈計劃書，似尙可行，擬給以款促成之。曾尙武專聯軍隊，曾給以三千元，當或有效。劉世鈞來此進行，羣知其有錢不出，益以癸丑之役，得袁助甚鉅，不應而逃，信用如此，多表反對，恐必無良果也。江蘇有馮行而蔣雁行代之之消息。現馮告病假半月，王廷楨代拆代行。蔣以馮王之忌返京。果然，則易舉。馮在此，殊爲一大障礙，行則遲回者絕望，反對帝制者益復自危，着手自不難也。安徽事如常。管鵬任否，緩日乃能定。梓琴欲約孟介赴鄂，已贊同矣。上海近有組織海軍司令部消息，探其內部頗有衝突，大艦或可望開來。陸軍雖日有進步，然必得外界聲援，乃可望舉。鄙意兩湖粵蘇浙，必盡入吾黨之手，乃能發揮吾人主張，故午夜旁皇，急求一逞，望先生隨時有以教之也。青木對吾人尙能表示好感，前日託山田先容約談。渠意如來法界，慮爲偵者屬目，其美往，又慮英界危險，決遷至法界，以便往還。今新自寧歸，不日可遷此，見後當再奉報。岑春煊等見後如何？日政府近來對吾黨何似？便望賜知。

三月，第二艦隊開駐淞滬一帶，已運動成熟。會他方面亦從事收買。致艦隊司令生疑，不能如計發動。

四月，與同志商定十二日晚十二時，以號砲發動海陸軍同時響應。及期，大雨，號砲不

能燃放。至次晨三時，始獲一響，陸海軍無法響應。次晚，改定海軍擔任開砲，由陸軍響應。及期，海軍爽約，未發砲。十四晚，擔任運動海軍之同志朱振，率一部分同志，親赴艦上指揮。適艦長不在，兵士開槍抵抗，振憤甚，投江死。陸軍方面，因連夜準備，形跡漸露，主官將有嫌疑者捕殺數人，並令加意防範，至是更無法活動。

五月，命楊虎圖江陰，由吳淞響應，先固要塞，再襲江南製造局。虎佔領江陰砲台後，繼克吳江震澤，以無援敗退。淞滬方面，八日，因別方謀攻製造局不成，引起袁軍特別戒嚴，運動成熟之軍隊，內外隔絕，發動計劃復告失敗。

派夏次岩入浙發難，爲屈映光逮捕，就義。

十七日，伏枕，復書張石鰲：

前後蒙惠書二函，均敬領悉。本部從無千元之款，發交尊處辦公，完全謠言，不足與人深辯。現在人心大壞，無真是非，顛倒錯亂，無奇不有，望執事寬懷，勿必介意。凡立志救國者，當爲同胞謀萬世之幸福，即不能計一身一時之毀譽，方可貫徹我目的；否則遇挫即退，勞怨不任，乃永無達到福國利民之目的，豈不辜負自己乎？先生其思之。尊需之數，當俟籌奉，近日因經濟甚苦也。

十八日，在上海被刺殉國。先是袁黨朱光明、許國霖、程子安，假設一鴻豐煤礦公司，由李海秋介紹，請先生作保，以礦地向外商押借鉅金，願於事成後，以十之四助作革命經費。先生諾。五月十八日，海秋招國霖等五人，至薩坡賽路十四號先生寓所訂約。談次，海秋忽推說未攜約稿來，須親取。既出，即有二暴徒入室，拔手槍射中先生頭部，須臾遂絕，同志丁仁傑曹叔實亦受創。事後，法捕房獲許國霖宿振芳二名。曾經偵審結果，主使者實為袁世凱，世凱密令張宗昌，唆使程子安朱光明招集兇手，進行暗殺，賞格十三萬。承審機關上海地方審判廳，及覆審機關江蘇高等審判廳，為袁政府開脫關係，委曲鍛鍊，僅判處國霖無期徒刑，振芳一等有期徒刑。

是年春，各地討袁軍蠡起，袁世凱知人心已去，不得已於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復總統職。

六月五日，袁世凱病死，距先生殉國後僅十九日。

附錄

行狀

邵元冲

公諱其美，字英士。其先陳人也，自胡公滿始封。七十八世有諱縝者，始徙吳興，是爲公二十六世祖。曾祖諱泰，博學，有著述。祖諱綬，以積善長者稱於閭里。父諱延祐，子三，伯其業，季其采，公其仲也。幼而器識岸異。年十五，棄讀習商。時清政敗亂，外侮洊至，舉國嗷嗷，公平居愀然，以爲工商日衰耗，而政教癯瘠，匪變政易俗，以求治平，其道無繇。迺薄商不爲，去而抗慨言天下事，閒微據其意，雖宿學往往無以難。繇是見異於衆。癸卯走上海，聞見益博，而夙聞留日本者多民黨魁桀，思得而友之。丙午夏，遂東渡日本，秋肄業警監學校，益從事於交遊。當是時，國人疾清廷之禍國，又有感於美利堅法蘭西共和行政，迺盛唱革命之誼，而香山孫公，尤以唱導最先，爲衆所推，立中國同盟會於東京，號召志士。公先既已與徐錫麟、秋瑾、張人傑、褚輔成諸志士善，銳以改革自任，與諸謀慮，其冬又入同盟會，因得徧交俊傑謀國之士。明年，改學於東斌學校。先是徐錫麟既歸，丁未

夏，以舉事敗殉於安慶。清廷知人心益去，迺大鉤黨羅織，繼以秋瑾之獄，國內兇懼。公適於戊申春歸國，既悉連合海上黨人，則徧走浙東，物色能者，復往來京津，以覘北部形勢。及還，始以上海某寓爲江浙革命機樞，二省志士萃焉。己酉夏，密謀於江浙二省大舉。會黨人劉師培者，陰爲清督端方諜，窺詞黨人祕密，當公等聚議之間，劉亦與焉，既盡得其隱，亟密陳之端方。於是緹騎四出，大索於某寓，得張恭。公會外出，樵輔成周日宣皆以變裝得脫。張恭旋收繫江寧，公密往視之，且反復譬喻獄隸，使加待遇，以故得亡恙，然江浙亦繇此中頓矣。庚戌，與宋教仁譚人鳳諸人，共立中部同盟，以規畫長江黨事。秋，與宋教仁于右任創民立報，盛唱革命之說；又創民聲叢報以輔翊之。津人霍元甲者，武俠士，其技擊之術，睥睨大江南北間。公一日遇之，迺要以創立精武學校，陽稱昌明國術，實以教育英俊少年，使諧於軍法部勒，爲日後舉事之用。亡何，元甲遭害，以故效未顯著。辛亥三月，趙聲黃興謀起於廣州，招公之香港。會二十九日事敗，志士七十二人皆殉。公迺出奇計，力脫餘人於厄，所全甚衆。趙聲既殤，復悉心爲經營其殯斂，其篤於爲義多如此。公既歸，以爲南方卒不可爲矣。長江者，襟帶全國，控制中部，而武漢據長江上游，四戰之地，上海爲之咽喉，一旦有事，則足以震撼南北，爲兵家所必爭，迺益務致力於此，與三楚豪傑共相提

携。秋八月，鄂中黨人既一舉而定武漢，清師大至，亟徧告聲援。公則即走江寧，謀爲策應，以倉猝難爲，迺復去浙江。衆皆要以淞滬先發，計始得百全。公歸，迺備經營淞滬，不旬日，部署略周。九月十三日，率諸志士進擊江南製造局，以武器勿如，未下。公迺留諸人於外，謂將以大義曉之。衆以爲危，爭止之，不聽。往，果爲所執。明日，援者大集，製造局下，迺得出。初，公寓上海既久，且多識其賢能，諸紳如李平書輩，咸相褒重，而黨人之舍匿其間，及往來大江南北者，公率與爲周旋，故聲譽籍甚黨人間。製造局既克，衆議以爲上海長江門閩，當江浙之衝，其材氣素裕，能勝繁劇，亡逾公者，且又功最高，因羣推爲滬軍都督，總戎事。公固讓，不可，始受任，而推李平書長民政。迺更說海軍，使之用命，且收據郵電局，閩閩大定。翌日，江浙皆宣稱獨立，鎮江亦於十五日獨立。唯張勳拒守江寧，遂合浙蘇鎮滬諸軍，推徐紹楨爲總司令，會師南京，環攻兩旬餘，卒破走之，南京下。是時湘贛皖秦晉蜀滇黔兩粵皆已獨立，形勢稍定，而上海當衝之區，簡軍實，料戰具，填撫軍民，處分邦交，其客軍往來行李之供給，以逮援鄂助皖，攻徐爭魯諸軍，一切華湊，唯日不給。公兼籌並顧，應機措置無留事。先是鄂都督黎元洪，以各省應者日衆，因有建立政府之議，遠近交推武昌。事未集，漢陽陷，諸省代表時皆會上海，南京已克，因羣議以南京南北

重鎮，宜置政府，議初定。會孫公綏海外來滬，舉國大懼，公迺商之諸省，議推孫公主國事。衆意畢協。十一月，十七省代表於南京會選孫公爲臨時大總統。翌日至南京就任，改元中華民國元年。臨時政府既建，庶政草創，萬機畢會，公馳驅寧滬間，所翊贊樹立者尤多。二月，和議既協，清帝解政，南北悉定。大總統孫公尋辭任，參議院選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政府北徙。唐紹儀內閣成，世凱謬欲見好於公，以工商總長畀之，未赴；授以勛二位，亦笑寘之。六月中，唐紹儀以世凱侵越內閣權，爭之不得，遂去。公電世凱，詰責之，世凱心益嚴憚，迺徧以流言毀公挾兵柄，撓亂政令。公既見世凱之難與爲，迺辭工商總長，自請遊歷美歐諸國，世凱許之。時公已悉以滬軍付蘇都督，尋應世凱之招北上。既見，審其權譎，以言微感之。比出，世凱陽爲好語於人曰，「英士故機敏者，」遂大甚之。冬，浙江選公爲參議員。二年春，世凱殺宋教仁於滬。教仁者，始以能見疾於世凱；及任農林總長，又不能阿其意，以爭內閣權限，繼唐紹儀而去；去，又屢譏世凱違法，不少隱。同盟會合五政黨爲國民黨，教仁之力最多。世凱既恚，且慮其勢日張，至是迺嗾趙秉鈞洪述祖賄盜，刺之於滬。公時正擬有遠西之行，聞訊馳視，教仁創劇，旋殞。公心知世凱所爲，迺助祖借地警吏大索姦人。越日，盜武士英應桂馨皆得，盡獲諸證據，於是世凱之罪大褻。顧當時多主以

國會約法糾治世凱，明正厥辜，國會既亡可奈何，世凱益肆，擅借五國外債。六日，突以令免贛皖粵三都督職，尋遣李純率北軍入贛，全國大擾。七月下旬，李烈鈞起兵湖口，宣稱討袁，寧粵湘皖蜀閩繼之，公亦以上海討袁軍總司令起兵。初，贛寧軍起，駐滬陸海軍多詣公，謀策應，公信之，遂不爲備，而袁將鄭汝成，時亦陰連結陸海軍，使爲之用。及事迫，衆相顧踟蹰，莫肯先發。公知中變，更命蔣介石結合舊日所部衆，踵躍相應，顧倉卒軍不整。已袁軍大至，海軍亦以心利重賕附之。公知勢已亡可爲，而不得不出於一戰，迺命蔣介石所部進薄製造局。力攻良久，彈竭，介石至幕府乞援。代理參謀長黃郛已走，所部勢不支，遂退。翌日，收聚散卒再進，袁軍合海軍悉力相拒，械精甚，攻者力絀，遂大潰，製造局卒不下。而居正始亦以兵據吳淞，與袁軍亢，徒以久守援絕，亦敗。於是淞滬軍悉解。九月，各省討袁軍皆罷。世凱懸重金，大捕諸討袁者。而公猶密居滬，既見事不可卒爲，迺於十一月東走日本。是時孫公已居東京，議創中華革命黨，公既見孫公，則爲言往事之失，及所以謀慮方來者，公大感動，迺力贊其所爲。中華革命黨立，公受任爲總務部長。始公之抵日本也，諸黨人以敗喪秦半多意沮，以爲匪久歷歲月，事難可卒圖；公獨已心是孫公言，迺力排衆議，主兩進，以是往往爲諸故人所不說，不顧也。迺計策於孫公，以爲辛亥癸丑二役

，以不能直薄首都，故亡以摧敵之根株，彼且得閒暇以謀我，不投其閒隙，兼從事於東北諸省，而專務東南，力難而亡功。三年春，一月，遂與載天仇至大連，以交結東北諸省豪桀，衆皆踴躍。世凱大懼，諜四出，多方撓之，重困之於外力，公志卒不行。三月，還東京。夏，歐羅巴戰爭起，日本亦有事於青島，形勢既易，東北諸省力薄，難卒舉，公迺再策於孫公，以爲宜悉力取江浙，以東南諸省應之，遂請以夏爾璦規浙，范光啓規滬，吳藻華規蘇，尋以余亦歸佐浙事。秋，九月，范光啓見賊於滬，夏爾璦謀浙亦敗，它省計亦多挫。四年春，二月，公迺親歸滬，主持大計，猶不遂。秋，籌安會起，世凱逆跡益露，國人大憤，孫公迺電促公行。八月下旬，公之東京，與孫公等協議。公以爲用兵者蹈隙抵虛，乘人所不備，迺可有功，今袁軍擾粵東南，不如事西南，力省而功什倍。孫公以爲然，迺決從事西南，而以粵東爲之機樞，衆皆推公主之。十月中，公歸，道出滬上，吳忠信等以海陸軍來附者益多，事可爲，羣尼公勿南。公察之信，遂留，而招楊庶堪蔣介石丁仁傑余祥輝皆歸，然仍傍助董鴻勳盧師諦安健諸人進規西南，以資用困，遂後時。公既留滬，以爲制長江輕重之勢在海軍，海軍不我與，則陸軍氣不張。辛亥之役，得海軍而長江之形勢定；癸丑海軍抗義，而事遂遽敗。且上海向爲東南重，吳淞口及江南製造局，皆用兵者所必爭。而袁將鄭汝

成負嵎其間，不去鄭，事不可卒圖。十一月，迺命王曉峯王明山誅鄭汝成於滬，陸海軍來通款者日衆。十二月五日，始發難於肇和。先是肇和應瑞通濟諸艦，皆泊於淞滬，艦員多慕義來附。會肇和得海軍部命，將赴粵東，時迫，迺遽於五日午後舉事，命楊虎襲肇和，孫縱橫襲應瑞。孫遇阻，不得前，楊虎襲肇和得之，餘人之襲巡警總局，工巡總局，及諸署局所者，皆有利，公躬率吳蔣周丁諸人指攜其間。已而袁軍大集，公所部武器弗如，相持良久，敵援益厚，不得已退。楊虎既登肇和，遂砲擊製造局，促餘艦附之。會袁吏楊晟，建築於袁氏，將薩鎮冰楊善德間，主厚賄海軍，令環擊肇和。翌晨，肇和中砲，艦毀，遂敗退，楊虎亦走免，艦員陳可鈞等被執，死之。是役也，事雖挫敗，而舉國皆震，且以爲袁軍固易與耳。亡何，滇黔護國軍起，公益欲出之百全，以爲淞滬武漢粵東三者，皆形勢之區，足以制全國之權，得其一則東南搖，得其二則全國畢震，皆定，則舉國從風而靡矣，故仍謀滬不解，而益旁助朱執信舉粵東，蔡濟民田桐圖武漢，以樹犄角之勢。四月，公命楊虎等發難江陰，已舉而亡援，旋敗，淞滬事亦梗於異己者，屢挫。十四日，命宋振進擊同安艦，未成，宋振殉之。下旬，夏爾璵入浙，爲袁吏屈映光等所收，五月朔死之。時兩粵軍帥已皆起應滇黔，袁軍備淞滬益固。公計既屢不遂，資用又乏絕，諜朱光明等調得之，則大喜。迺命許國

霖程子安等陽稱鴻豐煤礦公司者，因李海秋以告公，謂擬以礦地質假鉅金於外商，請公署約居間，事濟，則以什之四爲公舉事資。公允之。五月十八日午後，公至薩坡賽路客舍，尋李海秋招許國霖等五人皆來。語次，李海秋認爲未攜約稿來者，謂將外覓之。去未幾，突入二人，出勃郎寧手槍擬公，連發聲甚厲。別室諸人，聞聲畢出，欲擒刺客。刺客舉槍狂擊，彈紛飛，丁仁傑曹叔實皆創，遂悉逸去。余祥輝入眎，公已仆血泊中，頰微動，顧不能言，腦部被數創，須臾遂絕。公殞之翌日，法蘭西警吏大捕姦人，得許國霖宿振方等，皆承受指使，賊公不諱，顧語多涉權要，讞至今未定。公殞又十九日，世凱暴死，說者謂公之靈實爲之也。年四十，娶姚。子二，祖華，祖蘇，皆幼。公平居寬然，與人言語，恂恂若恐傷之，而又一出之以誠。雅尙氣誼，有緩急告者，應之必竭其意，然有挾詐面諛者，亦必爲曉告，無姑息，以是毀譽間出。而建大計，當大議，剖決利弊，殆無疑滯。間有奇偉可喜之論，聞者始心非之，退而思，亦竟亡以易也。旣亡命日本，追惟往者成敗之故，迺知孫公之識爲不可及。繇此悉屏素見，而曠懷以向之，自是數年，以至於殞，亡間，其服義之篤蓋如是。嘗自言素未數問，其所爲多憑一己殫思博慮得之，及施之行事，亦往往有與前人合者，乃益慷慨自厲。自癸丑以後，諸計略苟竟行之，未必遂無功；徒以實事屢變，及扼於外力，費用又

不給，故所計往往相迂，方略遂與之俱移。第以果毅之氣，持之以不懈，則固終始一貫者也。體始伉健。辛亥之際，幕府軍書紛拏，公精力於職，昕夕勞瘁，遂病胃。自居東京，及往來滬上，疾屢作，一發輒數月不止。然仍臥病，延接賓朋，規畫一切，不自休。殞之前數日，疾作，體甚，特冀事有濟，強起招李海秋等議之，迺卒以是被戕，哀已！居嘗語人，以謂「辛亥之役，白徒岔集，一譁而全國立定，癸丑之戰，以數省之地，什萬之兵，而袁軍所過摧破者，黨人精神之盛衰異也。」故屢以磨勵精神，及養氣之說相勗厲。又謂「輓近以來，賢者皆自愛其死，以故衆人倣之，相率而趨於偷，今吾將以身殉國，一矯苟且之習，且以刷黨人重死之辱也。」迺卒踐其言，可謂慥慥君子者已。余自壬子始與公交遊，癸丑以後，迺共處患難。公既留滬，余亦參佐其間，與諸謀畫，以是能得其言行之大較。公殞之明年五月十八日，庚申，公族將奉柩歸葬於縣南之碧浪湖畔，迺謹具其平生功行，據所聞見，撰錄如次，以俟當世閱頌，表章駿烈，庶昭來禩而垂不朽，謹狀。中華民國六年四月，既望，紹興邵元冲狀。

祭文

一

孫文

民國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孫文謹以清酒庶羞，敬奠故都督陳君英士之靈曰：烏虜英士！生爲人傑，死爲鬼雄，唯殤於國，始與天通。亡清季年，啤號奔走，瀕死者三，奇功卒就。東南半壁，君實鎖鑰，轉輸不匱，敵皆以挫。孤懷遠識，洞燭奸宄，好爵之糜，避之若浼。賊惡旣淫，更張義師，奔雖云殿，自訟責辭。愆後懲前，文厲主張，彼蒸文者，謬詆爲狂，君獨契文，謂國可拯，百折不撓，以明所守。疾疢彌年，未嘗逸暇，我志鬱伊，賴君實寫。君總羣豪，與賊奮搏，百怪張牙，鬪君益渴。七十萬金，頭顱如許，自有史來，莫之或匹。君死之夕，屋欵巷哭，我時撫屍，猶弗瞑目。曾不逾月，賊忽暴殂，君儻無知，天胡以怒。含笑九原，當自茲始，文老伴生，必成君志。嗚呼哀哉，尙饜！

一一

蔣中正

維民國五年五月二十日，義弟蔣介石，致祭於英士義兄之靈曰：嗚呼！自今以往，世將無知我之深，愛我之篤，如公者乎！丙午以來，至今十載，其間所共者何如事，非安危同仗之國事乎？所約者何如辭，非生死相共之誓辭乎？而乃一死一生，卒至國事未成，誓辭未

踐，死者成仁盡義，固無愧於一生，而生者守信踐約，豈忍惜於一死。惟大難未已，兇醜未戮，繼死者之志生者也，繼死者之業生者也，生者未死，而死者猶生，死者之志未終，而生者終之，死者之業未成，而生者成之，不終不已，不成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春握別扶桑「第二化身」之讖語，以守我之信，踐我之約而已。回顧往事，追溯前情，悲多而樂少，思深而恨長。辛亥以前，謀浙謀粵，一事未成，患難日逼，感激日深，幾不知復有彼我之分也。辛亥以後，禍亂相乘，變故百出，若非知感之深，鮮不爲奸者所中傷。癸丑一役：殘敗之餘，從公往來，不離朝夕者，曾幾何人？長逝之後，繼公事業，不忘終始者，更有何人？向之趨炎附勢，排我斥我，譏我誣我者，果何如乎？今之幸災樂禍，妒公忌公，謾公刺公者，又何如乎？誠耶僞耶？是耶非耶？不恨生前之中讒，惟願死後之知感耳。噫！赤忱未剖，卒致奸邪乘機，忠言逆耳，竟成今日之禍，悲乎哀哉！而今而後，教我助我，扶我愛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庶無其人矣！休矣乎！吾復何言！世路崎嶇，人情炎涼，顧前思後，徒增寒心。白髮在堂，黃口難抱，奉老扶小，更切苦思。公其有靈，來格來歆！

民國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柯志等謹以清酒庶羞，奠亡友陳公英士之靈曰：烏康英士，君之死烈矣，哀君者萬人，鱗鱗巨節，滿於士夫口耳竹帛，吾人亦不自知其何心，自惟勤國事以來，所交之士不爲不多，顧始終洵命於一主義，抵萬死不稍顧，其信守也堅，而操勞也劇，豈直君之勇，故乃天下之至難也！今元賊已不誅而死，國是其將大定不可知，天不姑留英士以爲國助，而乃死若是！吾輩後死，一旦未死，必有以安國魂者！烏康哀哉，尙饗！

四

戴傳賢

嗚呼！今日之中國非國也，今日之社會，魔鬼之修羅場也，道德墜地，紀綱蕩然，政治腐壞，民不聊生，此有志者之所以不惜輕其生以圖革命也，此先烈之殉國者所以前仆後繼也。烏康！此英士之所以死也！君死矣，前途果若何耶？逆料君苟不死於賊人之暗殺，而留其生以觀此後之狀況者，或將憂憤而死，君嘗語人曰：『中國必亡，雖有百我亦未必能救。然而祖國之沉淪，猶父母之將死，明知父母之必死，而盡力以求醫藥者，孝子之心也，明知祖國之沉淪，而奮力以圖改革者，義士之志也。』烏康！此言猶在，而君死矣！烏康！長江滔滔兮，瀉水揚波，世道衰微兮，么魔何多！鳳羅羅兮鳴鳥歌，黑雲暗兮星日沒，國兮國兮可奈何？烏康雄魂兮且勿傷，君所居兮帝之旁，君之軀壳兮雖沒，而君之精神兮與日月爭光。

君苟晤諸先烈於天上，可爲之道曰：『從君遊者且日多，不必苦孤寂也！』尙饗！

五

居正

中華革命軍總司令居正，謹委鍾冰祭告英士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有言，時無英雄，豎子成名。藐茲七尺，其憚爲犧，其憚爲牲。痛飄飛天，鬼雨幕地，蚩尤晝鳴。燭燄戴月，封狐嘯野，雷霆夜驚。氣吞八九，夢中伸脚，踏破孤城。一脚翻踢，一拳椎碎，龍拏蛟騰。五濁惡世，猶黑子耳，搗爲微塵。有大建設，須大破壞，地義天經。衆生苟安，華嚴不現，如經宿醒。不入地獄，誓不爲佛，與君同盟。造化小兒，顛倒作弄，多敗少成。菩薩低眉，金剛怒目，無情有情。長安賣藥，燕市屠狗，有名無名，踏天磨刀，銜石填海，擎柱不傾。烹龍爲醢，叱虎使馭，呵護百靈。世界衆生，一切平等，庶幾康寧。世界強權，草薶禽獮，無使茁萌。宋冤不雪，魯難未已，覆轍陳陳。一網打盡，一丘同盡，芒芒千春。與生俱來，與生俱去，以何緣因？嗚呼哀哉！事尙可爲，國匪無人。先生之靈，在帝左右，庶幾式憑。浩浩之劫，點點之血，化爲祥星。烏鵲南飛，大江東去，耐此碧醴。尙饗！

六

陳其文

中華民國五年五月下泝，四弟其文，謹具清酒時蔬之奠，致祭於英士二兄之靈曰：嗚呼

哀哉！兄竟爲國捐軀，棄其文而長遊耶？兄竟爲賊所算，一瞑不視耶？其文欲哭無淚，言不成聲，涕泗橫流，愴懷曷旣。其文無狀，愧負實多，追憶前情，能無悲梗。癸卯之歲，兄以舟來，言在里不可終身，彼此亟宜變計。其文乃離烏鎮，往湖南，入經正學堂。翌年甲辰，兄亦由石門至上海，縱尙廁身商界，而已籌辦學社，提倡科學，蒐羅賢俊，以植始基。當其文背井離鄉之日，正我兄從事革命之初。兄長我僅八齡耳，識略懸殊，宛如霄壤。乙巳，湖南派生出洋，其文以浙籍未獲與選，致書相告，兄勸東游，無力措資，則由藹哥補助。斯時其文東渡，而兄往湖南，手足天涯，不見者又經年矣。丙午，兄東來學警監，重復相聚。戊申之夏，其文以學成畢業歸省，權任湖郡中學校教職，而兄則奔走國事益急，雖同時內渡，固未嘗朝夕相依也。己酉正月，其文以赴考高工，再往日本，暑假回滬，見兄於尺聲報社，謂其文曰：「弟年尙輕，當堅心嚮學，以備建設時代有所措施。」嗚呼！兄之期望於其文者深矣。庚戌歸來，見時甚暫。辛亥之役，雖非一手一足之烈，而兄之績爲多。顧天禍中國，民賊未除，癸丑之師，坊廡一篲。夫大義未伸於天下，國家方倚爲長城，何期薪膽十年，流血五步，人生到此，天道寧論！嗚呼哀哉！回憶資其文以川斧赴西洋，及歐戰旣興，猶思補助，兄之友愛於其文者至矣。甲寅，繞道美洲，見兄於日本病院。斯時也，兄病已深，而天

相吉人，卒占勿藥。乙卯，其文任浦東學務，兄亦言歸，惟恨相見無期，咫尺有河山之感。泊乎被害之前四日，握手相見，殊慰私忱，乃一面之餘，竟成永訣。嗚呼哀哉，夫復何言！其文之希賴於兄者，而今已矣，惟有以兄平昔殷期望於其文者，銘諸腹心，勉益加勉，並望華蘇二姪，將來成立，以繼我兄之志，得以復振而已，此外復何望乎。嗚呼！生而爲英，死而爲靈，我兄生前既英其名，而又英其實矣，我兄死後，獨不靈其靈耶？嗚呼哀哉！尙饗！

輓聯

一

南社同人

白社黃墟，一憫人乘成疇昔。

丹心碧血，百年宇宙肅清高。

一一

中華將校招待所

五年經百戰，

一死著千秋。

一二

湖州旅滬公學

十載雍周旋，魚書無阻，勝戰先標；方期貫澈共和，豈獨功勳昭滬濱？

三凌謬稱許，狙擊何爲，大星忽隕；差喜歸來靈爽，已除根本奠京華。

四

復旦公學全體

民軍方告成功，痛人情鬼賊，先壞長城；地下若逢宋鈍初，往事何堪重提起。
學界同聲追悼，况吾校維持，久叨大惠；天不憖遺陳文舉，後生從此失依歸。

五

競立公學全體

被難與鄭汝成相同，此流芳，彼遺臭。
其人爲袁項城所懼，前漁父，後先生。

六

民信報同人

碧血注彈丸，一例英雄歸浩劫。
青山埋俠骨，平生事業殉共和。

七

民意報同人

血淚灑江南，公憤私仇，責在後死。
義聲遍宇內，雲車風馬，魂兮歸來。

八

于右任

十年薪膽餘亡命；
百戰河山弔國殤。

九

譚人鳳

二三子主持中部同盟，忍教次第摧殘，偏我先生，留後死。
六十翁不顧前途險象，但祝英靈呵護，斬他逆首，快民心。

十

王寵惠

生爲賊殺，死殺賊；
時不公與，天與公。

十一

戴傳賢

不敷衍，不調停，不畏人言，一副俠骨，妬煞宵小。
爲民福，爲國利，爲謀革命，全身熱血，保障共和。

十二

王正廷

快刀斬亂麻，一拳碎黃鶴，剷除萎政端賴斯人。方今破壞告終，公應瞑目。
闢海縱魚躍，天空任鳥飛，促進共和實在我輩。痛念人才凋謝，我倍傷心。

十三

彭養光

早知世局將來，該打算海上田橫死友。
倘有仇人法外，總辜負漢家來歎生前。

十四

黃實

六月三日，哭公於日本鶴見總持寺，十一日又哭公於東京衛生會，今爲三度矣。國士之痛，詎有已時！沒齒微言，上奉靈次。

哭公三度，墮淚千行。回思新膽胸懷，殊不減會稽勾踐。
去國四年，歸程萬里。憑弔英雄事業，最難忘東島西鄉。

十五

黃興

脫幘攬賢般，早知狙伺來狂客。
橫刀向天哭，如此艱難負使君。

十六

前人

蛙井竟稱尊，殺賊當思慰來歎。
海天待歸權，故人何處覓陳遵。

十七

黃復生

慶金俾賤子生還，相期殺賊有功，載歸林野。
飲彈亦吾人樂事，最苦出師未捷，遺失干城。

十八

林森

萬里歸來，精靈若接。
百年論定，功烈在人。

十九

楊庶堪

賊之所忌，民之所思。先憂胡云獲樂。
公爲其勞，我爲其逸。後死何以娛生。

二十

楊天驥

四塞干戈難一瞑；
十年皮骨殉千秋。

二十一

楊兆崙

以戚儻而附同人，念年公誼私交相往還，知君最早。

本犧牲豈云无妄，一生不折不撓之氣概，舉世無多。

二十二

柏文蔚

兩度共和資偉畫；

一腔熱血灑神州。

二十三

胡漢民

其魄至弱，其魂至強。死者亦有知，豺狼當道豈能久。
爲道太厚，爲身太薄。天下正多事，麟鳳非祥奈若何。

二十四

夏尙聲

半生事業如流水；

是日風雲薄海天。

二十五

唐繼堯

生實足欽，神奸誓翦曹瞞，慨我賦同讐，敢忘鐵血豐功，灑淚橫江盟白馬。
死誠堪哭，舊侶若逢漁父，憑君傳捷報，爲道惡魔伏法，高歌早日飲黃龍。

二十六

韓恢

逆賊未除，君去重泉難瞑目。
英雄不死，我來執紼最傷神。

二十七

夏純

先生乃東南長城，無端惡耗驚傳，空回首鐵血精，神英雄淚恨。
我父亦捨身殉國，倘使重泉相見，應傷心梅花碑冷，黃浦江寒。

二十八

丁維汾等

義士血，將軍頭，縱有千秋，不堪一慟。
石家莊，滬寧站，何期四載，遽殲三良。

二十九

葛敬恩

流血五步，縞素三軍，英靈在日星河嶽。
崎嶇半生，遺恨千秋，涕淚遍南北東西。

三十

蔡寅

十萬頭顱，死公豈自今日始。
大千事業，殉國最爲天下雄。

三十一

天道無知，苦思公十年舊雨。
中原多故，乃壞汝萬里長城。

蔣介石

三十二

同志復同庚，傷心舊雨十餘人，強半身家殉國難。
憐公亦憐我，痛念成仁前夕話，忍教零落哭忠魂。

蔣著卿

三十三

不世英才餘一死；
未完事業屬何人。

呂公望

三十四

肝膽照人，鐵血金錢收壯士。
犧牲報國，青天白日慘靈旗。

吳芝瑛

三十五

痛幾輩前仆後繼，慷慨爭先。所志尙未成，地折天傾公被賊。

吳忠信

記三年出死入生，患難與共。臨危無以報，海枯石爛我同仇。

三十六

田炳麟

瑜瑾長無玷；

松筠自有操。

三十七

前人

願君化彗尾；

爲我掃幽燕。

三十八

田桐

休管他棘地荆天，爲革命來，爲流血去。

但願得兇神惡煞，以鈍初始，以英士終。

三十九

俞鳳韶

羣謗蜉蝣撼大樹；

苦心精衛填滄溟。

四十

竺鳴濤

小子無知，猶勉我先天下憂，後天下樂。大局未定，尤願公生而爲英，死而爲靈。

四十一

徐忍如

屯豺虎於一室，公不死賊，賊不生公。浩氣總難磨，毀譽何妨聽史直。共患難者十年，爲天下哭，爲知己哭。大讎猶未復，頭顱且莫殉田橫。

四十二

劉三

養土散千金，獨無靈輒。

縣門抉雙目，已壞長城。

四十三

周震麟

自辛亥癸丑丙辰皆爲健將，而起革命。失敗不餒，成功不居，猛烈進行。其人本國賊所最忌，舉權利生命名譽並作犧牲，以殉共和。獨立不移，至死不變，堅苦奮鬥，其事較遜初乃尤難。

四十四

居正

君已脫然卸仔肩。本無所謂死，更無所謂賊。天眞未欲平中國。既速奪我友，又速奪我讐。

四十五

張人傑

生有何能，當玄黃水火之交，早識董卓僭位。
死無他恨，乘風馬雲車而下，特看路易登台。

四十六

前人

知己重感恩，溯頻年海上追隨，氣誼之投，箴規之擊，誠堪刻骨銘心。不圖小別經旬，伏枕一函悲永訣。
如公安可死，嘆今日域中擾攘，元兇未滅，羣逆未殲，正待犁庭掃穴。詎料猝演慘劇，同袍五族哭先生。

四十七

張羣

竊國者侯，一部春秋誅亂賊。
有功則祀，大江南北弔將軍。

四十八

邵元冲

來日大難，飲恨無窮。誰憑橫流奠滄海。
碧血猶殷，哲人其萎。空餘肝膽曜乾坤。

四十九

姚雨平

國尙可爲，有人能盡後死責。

公其且瞑，在天長作自由神。

五十

陳匪石等

終其身，與獨夫爲讐，魂兮歸來，迅執醜虜。
公之死，非正義所許，天胡此醉，遽隕大星。

五十一

兄其業

棄賈即從戎，一十年艱苦備嘗，爲改革不遺餘力。
同胞偏異趣，千百語殷勤相勸，須明哲可以保身。

五十二

弟其采

別老母，拋妻兒，兄弟不相見，笑笑囁囁，哥胡爲者。自棄商就學，負笈東瀛，早經許國以
身，好示我同胞榜樣。

弗苟取，重然諾，勞怨復無辭，磊磊落落，人能追之。乃銳進疏防，舍生南滬，卽此遺衿護
血，已足表共和精神。

五十三

姪祖濤

爲國盡忠，爲民盡義，爲一己盡仁心。知我叔念念在茲，何莫非後生榜樣。

任勞弗避，任怨弗辭，任艱危弗苟免。使吾黨人人若是，豈猶患中夏沉淪。

致各總長各議員請國葬陳君英士書

孫文
唐紹儀

自黃克強云逝，遐邇悼痛，而諸執事又追維先烈，以爲崇德報功，必宜優以殊禮，爲國民矜式，於是有主持國葬，暨撫卹遺族，廟祀立傳諸議，所以揄揚徽烈，樹之楷模者，義至闕厚。顧文等猶有私議，欲以奉陳左右者。黃君勳績爛然，固國人所共欽，然亦有平生事功，艱苦卓絕，百折不撓，卒以身殉，死義甚烈，如陳君英士者，尤冀諸執事有以表章之也。溯陳君之生平，光復以前，奔走革命，垂十餘載，其間慷慨持義，聯綴豪傑，祕密勇進，數瀕危殆，凡屬同志，類能稱述。辛亥之秋，鄂師既舉，各省尙多遲回觀望，陳君冒諸險艱辛，創義於滬上，爾時大江震動，紛紛反正者，滬軍控制咽喉有以促之也。其後金陵負固，各省義師雲集環攻，而饑械所資，率取給於滬軍，陳君措應裕如，士無匱乏，此其於民國之功固已偉矣。袁既毀宋，陳君首摘發其證據，既而舉義中挫，奔亡三島。爾時袁賊謀帝之心，路人皆見，而敗績之餘，衆多沮怯，顧陳君強毅不撓，與文等肩任艱難，策劃進行，分遣羣衆，連結各省軍旅，灌輸以反對帝制之心理。去歲蹈險歸滬，指麾一切，雖屢起屢

仆，志不少衰。肇和一役，事雖未集，然挽回民氣，使由靜而動，實爲西南義軍之先導。袁既疾君深，乃嗾其爪牙，卒刺殺君，死狀至慘。揆其平生，捨易就難，爲人所不能爲，動烈媿於黃君，而死義之烈過之。特以殉國之際，袁惡猶熾，文等雖抱沉痛，無以張之。唯浙督呂君，允助以喪葬之資，其後滬上大會追悼，亦蒙黎大總統賜唁極哀，是其誠信所著，固爲舉國同悼者已。惟是黃君現逝，得諸執事爲之主持，存卹表章，而陳君則遺體至今猶寄存滬上，無以爲葬，身後蕭條，爲狀尤難。夫逝者已矣，表章前烈，實在後來。今黃陳二君事同一例，倘諸執事主持正誼，以此意達之議會政府，爲之表章，予以國葬，並存卹其遺族，則觀成攸在，其所以陶鎔國風，示國民以儆型，所存所裨，寧有涯涘。文等夙共患難，聞見較切，故敢陳區區，伏維亮察。

爲陳君英士醮資安葬之通告

孫文

支部分部各同志均鑒：敬啓者，陳君英士，功業彪炳，志行卓絕，去歲爲凶人謀害，冤痛未伸，現擬由黨中醮資，妥爲安葬。豫計所費尙需萬元，務望同志盡力募集，交原日籌餉局長匯滬供用。葬期擬定五月十八日，時間已迫，信到切望從速籌集交匯，以資送死。凡屬同

志，俱有救恤之誼，矧在陳君，爲吾黨唯一柱石，於此切希不吝賻助，至盼復示。

陳公英士墓誌銘

楊庶堪

余少讀書於蜀萬山中，不及與當世仁賢奇傑遊處。辛亥蜀軍起後，嘗一走京師，以銜民政長張公命，所接多賊袁故吏，次乃浮夸政客，無足與語者。癸丑遠離日本東京，始獲徧識民黨魁衛，自前大總統香山孫公以次，恆與爲密謀。其後卒因孫公內交吳興陳公，丙辰三次革命之役，余所相與爲終始者也。公故爲滬軍都督，與討袁總司令，天下有聲。然始余聞公名，毀譽間出，及久相習，則識所爲，謀國至忠怛，而機敏勇決，獨異儕輩，其大歸要斬一死以勵天下，乃知鄉者流言多敵人蜚播，或惑者讒慝比耳。公嘗慷慨謂余曰：『吾黨以能死覆清廷。建國以還，擁節者或稍耽於逸樂，致有不戰而逃者，吾恥之，吾必死以雪之！』又曰：『中華民國不可無孫公，不必有陳某。陳某未嘗學問，然愛國則不敢以後人。孫公憤同盟會之亡，更立中華革命黨，率國人以死，吾首贊之，繇其道必迺有濟，不濟，則吾惟有以死繼之。吾自敗衄以來，恆終夜不寐，淵淵以思，以爲吾嘗秉節鉞，與大謀，而國今若此，吾實負大愆于國人，吾惟盡瘁死，以薄吾過。雖然，吾必使賊袁能於奔命乃已。』余習聞公

之言蓋如此，及夷攷所爲，大連一行，而北人士因之殉國者以百數；甲寅十月浙江之變，公爲謀，而夏爾璵昆季主之，不幸泄敗，殉者亦數十人，其間南通衡永惠潮佛山本谿湖諸役，崛起樹革命軍幟者，皆公與孫公提挈之，以孫公爲黨總理，而公爲總務部長，方略軍貨，皆繇之公，天下敢死之士多歸之，賊廷始稍震懼，漸知藉沒淫戮不足以寒黨人，而銷天下之氣矣。然賊吏誣殺人，輒假以周內，有所構陷，邸報或云，誦暴孫黃委狀。當是時黃公主徐圖，以俟賊惡之盈，方西游美利堅，視察其國政民俗，公爲書招之，不答，而株蔓顧乃若是，以是見賊廷冤獄之繁，而民亡寧歲矣。而粵湘蘇浙滇蜀燕遼間，固時有黨人出沒，然祕匿甚，與世所傳絕殊異，非大舉急謀，賊吏固未之察也。而賊廷亦縱焚噬黨人，或密殺之，乃尤毒虐於上海。上海者，萬國租籍地，黨人所假以爲遁逃淵藪者也。公嘗開置軍府，自少居是間，士無賞不肖皆宗之。一旦告行孫公，以謂賊防堅，同黨先後就義，各省以萬計，創痛亟矣，范鴻仙死上海，尤非親往統籌，東南或不能卽發。孫公許之，遂歸。而賊袁方以金鉅萬購公，狙伺終不得，蘇浙戒嚴益急。居無何，中日國交危，而歐戰未已，潛謀頗挫。孫公頻電令返，不往，曰：『事不成，吾死，不復更東渡矣！』孫公慮其輕擲，致書慰勸，且趣以來決大計。適籌安會起，天下囂囂，乃因返東，會謀改圖西南。軍貨辜較計數十

萬，而時苦不給，遂約與胡漢民許崇智朱振及余，分募華僑於菲律賓，爪哇，馬來諸島。公道出上海，會事急，獨留旬日。以二王刺殺賊鎮守使鄭汝成於白渡橋，海內大震。於是召余及蔣介石丁仁傑余祥輝諸人歸，至則謀襲海軍，攻製造局，奪吳淞要塞，據上海發難，爲天下先。既定議，忽聞肇和應瑞二艦，將調赴廣東，勢已莫可如何，則於十二月五日薄暮，令楊虎孫縱橫各率所部三十餘人，一繇黃浦乘蒸艇，襲肇和，一繇楊樹浦乘蒸艇，襲取應瑞，而別以數百人持短銃炸彈，撲攻陸署及各要區。會孫艇以無通航符券被阻，應瑞不能得。而楊虎諸人，則已躍登肇和。艦員陳可鈞等應之，縱砲攻陸，巨聲隆隆震天地。賊吏皇駭欲遁，人民歡呼雷動，雖奔避塞途，未嘗有怨語。當是時，薄子明提二百許人擊巡警總局，吳忠信遣其部百許人擊電燈德律風諸館，公率蔣吳丁周躬至城中督戰，爲留余與邵元冲周日宣居守。時薄吳兩軍皆獲利，警吏及卒驚潰陸上守軍突來會戰，兩軍俱短銃，不能遠擊，遂小却。返漁陽里，居守密室，謀繼進。俄而鞞聲潮至，築門亟厲，知有變，公與余及吳蔣登屋而逸，法蘭西邏卒捕丁周諸人去，援軍遂不及發，薄吳兩軍不支。楊虎固守至天明，賊吏以鉅金賂應瑞通濟諸艦，環攻肇和。肇和中砲，瞭望臺傾，庫焚，楊虎乃從客燔撤告，沈軍幣，而與馬伯麟李元箸率殘部，浮小艇退歸，陳可鈞等被執，不屈，死之。是役也，死二十

餘人，傷百餘人，袁賊兇懼，天下聞風，和賊軍不足爲矣。雲南護國軍起，公謀上海益急，而時時委輸南北諸省爲策應。當是時，朱執信起廣東香山高雷，居正起山東濰縣，石青陽起四川西陽秀山彭水，皆稱中華革命軍，朱居兵各萬餘，石亦數千，賊勢日蹙。而董鴻勛以滇軍前鋒，轉戰川南，盧師歸應川西，王維綱謝兆南應川東，呂超則先發敘府，張煦奪牛背石，向傳義盧漢臣亦引軍川黔間。此數君者，雖交稱護國軍，而實皆公與孫公所結士，名在黨盟。而董盧尤嘗密任爲滇蜀主將，以所居職與所興地，不宜更異幟，故或隱忍以就功業，非倍之也。其餘名不甚彰，而權以事會隸護國者，殆不可勝數。世或疑革命護國兩軍劃然若不相及，而復有攘竊羣功，以爲己績者，問董盧諸人之風，亦可以少愧矣。當叙府陷時，民軍危，公約覃振林德軒舉湖南長沙，蔡濟民田桐舉湖北武昌，皆猝起不及成。而湖南諸縣，固有革命軍盈萬，散紛無統，公惜之，於是更命楊虎舉江陰。江陰者，長江第二險塞也，南方用兵必爭之，卒以孤立無援而潰。公益憤，然自肇和後，公不樂更以肉薄多賊良士。適即以鉅金購海軍將卒，多方賂結其陸軍。警長姜匯清善之，祕入黨，假之聯說營連長以降，加盟日多。然其時賊防已遽增至數師，而頻調要艦他徙，畔黨某復囑疑沮之，以故海陸軍相顧，莫肯先發。嘗與約，徹夜候之，卒失期。一日，同安艦受金，將發矣，至時艦長遁，員兵

譁亂，宋振發憤蹈水死。公悲慨愈不自勝，嘗病殞仆，越日接人如故。又恆喜爲獨行，防素疏，自是益略不爲備。而李海秋王介藩朱光明程子安許國霖之徒，利賊廷重賕，而盜賊之禍作矣。初賊袁慈公甚，遣使刺公凡六七輩，皆無隙，未繇進。於是募能死公者，金萬鎰，爵五等。許國霖始佯爲炭礦賈人，因李海秋求謁，僞言有善礦將質，仰公而成，旣成，請以贏餘輸軍實。及出押卷，而銃遽發於坐中，門外伏入，遇人卽擊，公貫頰及腦而絕，嗚呼烈矣！公諱其美，字英士，浙之吳興人。其先由陳州徙潁川陽武，後卒徙歸安東林山。歸安於古爲吳興，民國旣建，始改稱之。曾祖諱泰，爲名儒。祖諱綬。父諱延祐，母氏吳文濬公次女，繼母氏楊。兄弟三人，公其仲也。妻氏姚。子二，祖華祖蘇。公死年四十歲。少時讀書不成，去學賈，又不樂，曰：「書者學究之業，賈駟會逐末利，皆無拯於國亡危。」遂去，遊日本，習警監法律，又入東斌學校，習軍旅。性任俠，常務周人之急。清光緒末，入同盟會，益結客，散金無所悛。與徐錫麟秋瑾張人傑譚人鳳楮輔成游，頗共祕謀。大盜王金發獨屈服之，亦用以圖虜。尤敬事趙聲。趙聲死，經紀其喪甚厚，人咸義之。嘗被執者三，皆以計得脫。辛亥武昌起後，率死士攻製造局，不克，子身自往譬說。局長囚繫，欲殺之，援至，得免。遂舉爲都督，卒收海軍，據郵電中樞，以召呼天下，連衡蘇浙，共攻金陵，轉輸

不價。南京政府成立，而清亡者，多公之功。南北既奠，賊袁任公工商總長，不就，授以勳二位，笑置不屑。嘗因延一入見，賊袁僞亟親之，退謂人曰：「民黨多長者，易譏欺；英士機智朗然，眞吾敵也！」宋教仁被刺之獄，賊袁欲以謀主誤公，而卒賴公力以摘奸發伏，賊懼，益深銜之。公爲人，求賢常若不及，而好容讜論。嘗共黃復生致疾，相與辯難，黃峻詞折之，不悟。及黃羅禍，營護獨先。有過，勇改不憚。嘗以癸丑失計用黃郛，引爲大咎，自是擇人甚嚴，然亦以此府怨。王介藩者，有詭行，而公所屏絕者也，袁志欲死公，公以么麼傷之，卒爲變。嗚呼！以公之才，而涉亂世，若斯之難也！郡賊爲厲，其遇害可勝戒哉！公死十九日，國賊袁世凱暴卒。世傳世凱臨歿，遽大呼「英士」，誠僞初不可識，蓋天下固已皆知公爲賊巨敵也。而精靈之說，猶怪迂難言之。惟世亦云，賊袁屯長江兵十餘萬，不取遣調，徒以有公在。嗚呼，何其雄也！民國六年丁巳五月某日，將歸葬公於縣南碧浪湖畔。其弟其采，兄子祖燾，來謂銘，銘曰：巍巖古國昭義軒，東湖薦之荒屏藩，傑士號呼山澤間，一輪盪虜驅諸關。餘蠶未殄生神姦，蝸蟻羹沸四海怨，中有勢賢清且堅，九死未悔終勿諉。先賊而殞遺煩冤，億兆齊民增永歎，百世俠子相哀憐。

